

目次

專題論述

- 法語與歐洲 (1) : 法語的誕生與興起 洪瑞閔 01
- 捷克狂想曲 - 「嬰兒箱」的道德爭議 高子雯 05

抗疫巧思

- 巴黎人，封城禁足也不忘社交 謝芷霖 12
- 以文學藝術抵抗病毒 曾興魁 18

藝文生活

- 在敘事曲與魔沼之間 Zoe 佐依子 20
- 法國貝里印象 (二) : 瓦朗榭城堡 (Château de Valençay) - 外交官的美食招待所 吳欣曄 22
- 米蘭週末藝遊 (上篇) 陳品元 29
- 都市叢林中的透明船艦 -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王乃立 36

- 西非乾熱氣候恐引發可可短缺危機 04
- 2020 年環法自行車賽 11
- 受疫情影響，法國夏令營將步步為營 40
- 《巴黎視野》徵稿啟事 41

主編的話

此期的封面，並非以歐洲風景或建築為主題，而是特別以飛機的機翼象徵性的反應這幾個月來，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離歐洲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距離，似乎突然間變得好遙遠。相信巴黎視野的讀者們，經常也會因為公務或觀光而出國旅遊。原本幾個小時就可以搭飛機抵達的地方，現在要不是完全無法，就是需要經過漫長防疫隔離的時間才能入境。全球化的病毒似乎逆轉了全球化的趨勢。疫情在世界各地未能掌控之前，所有跨國的移動都帶來了風險。沒有人可以預測，這各自隔離的狀況還需要多久的時間。若以後跨國移動都必須涉及防疫隔離，時間彷彿回轉了一個世紀，就好像飛機時代之前，搭船經過數星期才能抵達歐洲一般。科技與知識雖然讓我們的世界變小了，但是疫情把人與人之間、世界各國的距離又拉開了。

巴黎視野 Pariscope 第五十一期

發行人

吳正己

主編

陳學毅

編輯委員

林棋凡

梁孫傑

執行編輯

何逸敏

發行單位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董事

洪麗芬 梁蓉 梁孫傑 陳學毅

張瓊惠 廖新田 劉以德 劉惠芝

劉增泉 賴嘉玲

監事

苑倚曼 陳淑華 賴守正

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電話

+886 2 3393-1153

網址

<http://fondation.org.tw>

電子信箱

sfpec.moc@gmail.com

封面題字

朱振南

封面攝影

陳學毅

法語與歐洲 (1)：法語的誕生與興起

洪瑞閔

「是的，我有一個祖國：法語」

—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前言

法國人對於法語的熱愛是無庸置疑的，除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以外，法語對於法國人來說就像法國歷史學家 Louis Réau 所說的一樣：

「這是我們唯一喜歡說的語言。如果問歐洲人被問到這個問題的話，法語應該也是很特別的。」

的確，自 17 世紀初期起，歐洲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被法語所統治著，是上流社會與精英階層所使用的語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可說是著名親法和法語狂熱者之一，他欽佩 17 世紀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偉大，自己也對法國大文豪伏爾泰 (Voltaire) 大力支持與贊助，他同時也認為自己的母語（也就是德語）是未開化的語言，與此相比，法語則是一個普世的語言：

「她(法語)成為一個到處都通用的東西…從里斯本到聖彼得堡與從斯德哥爾摩到

那不勒斯旅行，法語是唯一使自己能夠被聽懂的語言。」ⁱ

今天法語的使用人口約有 3 億人，是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與加拿大等 29 個國家的官方語言，目標是推廣法語的法語圈國際組織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涵蓋了有 58 個成員國或地區、26 個觀察員國或地區，共 84 個國家和政府成員，超過聯合國成員數的三分之一，覆蓋了五大洲超過 9 億人口。然而，若跟過去的榮光相比，法語今日對於許多法國人來說是從擴張走向衰弱的過程，外來語言的影響力（特別是英語）越來越強大，在法國，對於自身語言的危機感時有所聞，隨著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的建立與擴張，許多法國人認為法語的影響力會在這個擁有 24 種官方語言的組織中進一步的衰弱。本文將先介紹現代法語的起源與發展，緊接著則聚焦於法語在近代歐洲所取得的優勢地位並說明其原因。

法語的根源與發展

法語屬於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一支，與英語、德語與印地語系出同門，今日的法語與古代的法語是相當不同的。其前身為高盧語(gaulois)，作為賽爾特語系(Celtic languages)的一支，指的是高盧地區(即今日的法國)所使用的語言，隨著西元前 1 世紀羅馬軍團的入侵與征服該地，高盧語逐步地被隨軍而來，說拉丁語(Latin)的羅馬士兵與商人拉丁化，當地的高盧人很快地將一些拉丁語吸收到高盧語。西元 3 世紀起，法蘭克人開始入侵今日的比利時與法國北部一帶，其所使用的法蘭克語(francique)也被整合到高盧語當中，遂誕生出一種新的語言羅曼語(roman)，其最為人所知的文獻便是《斯特拉斯堡誓言》(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西元 842 年禿頭查理(Charles II le Chauve)與日耳曼人路易(Ludwig der Deutsche)在《斯特拉斯堡誓言》，雙方以對方的語言立誓共同反對他們的大哥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洛泰爾(Lothaire)，在其中羅曼語是使用的語言之一，因此儘管很難界定法語誕生的確切日期，但一般公認至少可以追溯到此一時刻。

在第十世紀末，當時的法蘭克國王于格·卡佩(Hugues Capet)及其近臣在巴黎地區所使用羅曼語的一個分支被認為是古法語(ancien français)的開端。16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地理大發現與科學的發展又使得法語受到希臘語的影響。1539 年法國國王佛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頒布《維萊科特雷法令》

(法語：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確立法語取代拉丁語成為法律與行政上的官方語言。在此一過程中，法語又受到古斯堪地納維亞語、阿拉伯語、義大利語的影響轉變成中古法語(moyen français)，並在吸收了法國各地區的方言之後逐步演變成古典法語(français classique)，逐步形成了當代法語。

當歐洲說法語的時候

作為拉丁語的繼承者之一，17 世紀起開始法語在歐洲取得了優勢地位，首先，法語是外交的語言。隨著法國的逐步擴張，法語也開始四處攻城掠地，在 1714 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Louis XIV)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Karl VI)所簽訂的《拉什塔特和約》(法語：Traité de Rastatt)，法語開始其作為歐洲外交語言的地位。即使法國並未參與其中，法語也是各項外交文件的參照語言版本，如 1774 年俄羅斯與鄂圖曼土耳其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Traité de Koutchouk-Kaïnardji)即是以法語簽署。即使是歐洲皇室的私人書信往來往往也都是以法語撰寫而成。

第二，法語也是科學的語言，如歐洲最古老的科學刊物〈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avants)即是以法語寫作。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除了用法語寫成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外，更在 1746 年任命法國人皮埃爾·莫佩爾蒂 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為柏林科學院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的首任院長，對此，其理由在於為了要能夠讓科學院發揮功能，必須要以普世語言——也就是法語作為公佈其發現的語言。

第三，法語此時更是文學的語言，啟蒙運動時代的作家幾乎都用法語寫成他們的作品。義大利作家如卡洛·哥爾多尼（Carlo Goldoni）或是傑可莫·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都以法語寫成他們的回憶錄。如同卡薩諾瓦在其自傳〈我的一生〉中提到：「我用法語寫自傳而不用義大利語，是因為法語比我自己的語言流傳得更廣。」。

綜合言之，儘管出自於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法語的優勢地位在英國、西班牙有比較強的抵抗，然而法語在近代歐洲的宰制地位依舊是相當普遍的，或許從曾經旅居普魯士多年的伏爾泰的信中可以略知一二，「在法院，我們說的最少的語言是德語。我還沒有聽過一個德語單字。我們的語言（法語）和我們美麗的文字征服了比查理大帝（Charlemagne）ⁱⁱ更多的地方。」自 17 世紀開始，法語就成為歐洲菁英分子的語言，更隨著法國在全球的殖民地征服擴展到非洲、大洋洲與北美洲等世界各個角落。

法語的強大因素

那究竟法語是如何取得這樣的優勢地位呢？從語言學的觀點出發，法語的語法嚴謹是耳熟能詳的優點之一。樞機主教李希留

（cardinal de Richelieu）在 1634 年所創立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負責法語的修訂，更進一步使得法語得以有系統的發展與傳播。當然，啟蒙時代執牛耳人物如伏爾泰等人對於法語的推廣更是不可磨滅。

政治與軍事因素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太陽王」（le Roi Soleil）路易十四除了使法國成為當時歐陸的霸主以外，其所建造的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與當中的宮廷生活讓歐洲的王公貴族們對於法式生活與法語趨之若鶩。此外，我們也不能忽視人口數量的影響，1685 年《楓丹白露敕令》ⁱⁱⁱ（Édit de Fontainebleau）的公佈與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使得大量的法國人移居到海外，據估計至少有 30 萬的法國人逃難到了英國與荷蘭等地，這些都為法語的傳播創造有利條件。

小結

法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無論是英明神武的君王如于格·卡佩或路易十四，亦或者大文豪伏爾泰，都對於法語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法語的擴張就好比法國歷史的發展縮影，隨著法國在近代的興盛強大，在今日世界的五大洲都可見到他們的蹤跡。從法語的誕生到它的茁壯與強勢，我們可以看到語言與認同之間的密切關係。作為一個語言，法語就像其他語言一樣，與法蘭西這個民族相生相隨，再與其他語言的對比之中，成為法國國家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石，法國人也從中找

找到自信與驕傲的來源。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
博士)

ⁱ Thierry de Montbrial et Sabine Jansen,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t l'Europe*, (Bruxelles : Bruylant, 2005), p.30.

ⁱⁱ 在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查理大帝是第一個統一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君王，這樣的豐功偉業使得他在 800 年時被羅馬教宗雷歐三世(Leo III)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Romans)。

ⁱⁱⁱ 路易十四認為要成為一位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國王，就必須要讓人民都信仰天主教，因此其推翻其祖父亨利四世(Henri IV)在 1598 年所發佈具有宗教寬容色彩與保障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造成大量屬於新教胡格諾派(Huguenot)的教徒出走。

西非乾熱氣候恐引發可可短缺危機

迦納為世上第 2 大的可可生產國，然因焚風吹拂之故，導致可可產量連續 2 年受損。受極端氣候影響，可可在國際市場的需求量處於 3 年來最高，不只迦納為焚風受害者，可可產量世界第 1 的象牙海岸，亦深受其害。1 月底的一份調查指出，本年度迦納作物產量可達 875,000 公噸，然而迦納的貿易出口商卻預估今年的作物產量至多為 820,000 公噸，此估算倘若無誤，特因生產短缺導致全球穀物價格上漲。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s://internationalnewsstation.tw/?event_area=europe

捷克狂想曲--「嬰兒箱」的道德爭議

高子雯

在某個微冷黃昏，沿著一條叫做 Jugoslávská 的巷子突然發現連接著類似於戶政事務所（Osobních dokladů a Ověřování，中譯：身份證和證明的事務所）的辦公大樓，現代化的牆面上寫著「Baby box」，嬰兒箱的標誌是一個被打著大叉叉的嬰兒。首先是對於一個紅色的嬰兒與大叉叉，瞬間聯想起色彩學中紅色所帶來的張力與「叉叉」那種在考卷上被修正的挫敗感，這個大紅色的叉叉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在一個象徵著「新生」的嬰兒上，這種挫敗與被拋棄的衝突感更盛。

嬰兒箱（Baby box）實際上非常相像於在大型餐館內為了運送餐點方便而設計的菜梯，除了紅色 logo 外，便只有冷冰冰的不鏽鋼閘門，旁邊有一個綠色按鈕及說明牌。嬰兒是純潔的、脆弱的、尚未發展的、也是需要高度照護的，在一個如此柔軟的生命之上，我們總是將嬰兒的印象和織物相連結，「捧」在手掌心以及肌膚之親那種溫度的連帶及肉體的接觸和不鏽鋼的閘門形成強烈對比。將一隻家犬關在鐵製的狗籠中都尚且覺得有些於心不忍，將新生的嬰兒放置在如此凜冽的現代化裝置內，彷彿就連嬰兒較高的體溫都被現代化社會的冷漠給降溫了。現代化標誌著一

種高效能、高產出、低成本，嬰兒箱也在其列，好似一種人為「生產」的附屬品，著實希望富有人性且作為下一代新生的嬰兒，即使不再有血緣或社會責任的連帶，也都能被給予更溫柔的對待。



在布拉格 2 區嬰兒箱，最上方的說明欄寫著：按下綠色按鈕，門將自動打開。將一個孩子放入（Insert）盒子中，十五秒鐘後，門將自動關閉。

嬰兒箱通常設置在醫院、醫療診所的外牆，按下閘門旁的綠色按鈕便會開啟，在沒有監視器及文件簽署的流程之下，「任何人」皆可以將新生兒放入閘門內的塑膠製自動保溫箱，15 秒鐘後便會關門。並且自動維持嬰兒的體溫，通知護士及社工人員，後續由醫院及

社工單位協助嬰兒領養。母親或放置嬰兒者不需要留下任何基本資料，同時在放置嬰兒後母親也就此和這個嬰兒除血緣外無任何社會連帶。在這 15 秒，決定著一個媽媽與他懷胎 10 月所誕生下來的生命的一切社會連結。媽媽與孩子的血緣連帶將會永遠存在，但是他們將不會踏入彼此的生命之中，他們將不會擁有相同的姓氏，不會一同經歷學業的困難，不會共度未來的那些聖誕節，但是或許孩子也不會跟著三餐不繼，或者居無定所，甚至是面對一個會家暴的家庭。這 15 秒鐘，我相信一定是最煎熬的，嬰兒箱(Baby box)的「X」其實是不正確的符號，與其說嬰兒箱是放棄了孩子(棄嬰)，不如說是對於生命的價值的珍重，並且希望他未來能夠擁有美好生活的祝福。還記得當下看到嬰兒箱的第一反應，除了是如同閒逛者所受到意料之外的好奇，更是一種跳脫於原初文化習慣的震驚。自那著名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獨尊儒術以降，儒教的家庭觀念是一條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既是守著作為子女的這端，更是限制著父母那端；之於社會，這條克分子線本身更是國之根本，不能動搖。為了追求個人的幸福而拋下一切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看見捷克嬰兒箱作為具體化的「拋家棄子」，肩上一條小生命的責任竟然可以如此輕易的斬斷而不受罵名是令我難以想像的。

不同於北歐的嬰兒箱是將所有嬰兒用品放置在紙箱內供新生兒父母使用的社會福利

制度，嬰兒箱(或 baby hatch)最早可以追溯至 12 世紀的義大利教皇英諾森二世(Pope Innocent II)對於每年被遺棄在台伯河的棄嬰數量感到不安，便在醫院或教堂的外牆安裝「棄兒輪」(foundling wheels)，是個類似於旋轉門的裝置¹，每當有孩童被放置在嬰兒床內，輪子便會轉動並將嬰兒安全的送至建築物內並由教堂或醫院照料²。希望能夠減少棄嬰的數量，更保留了嬰兒的生命權。捷克的嬰兒箱一開始是由捷克詩人及企業家 Ludvik Hess 首先提倡，而後由非營利組織 Statim 協助投資與建設，在 2005 年布拉格 9 區的一間醫院設置了第一個嬰兒箱，根據官方資料及統計數據，如今在捷克不同地區與鄉鎮共設置 76 個嬰兒箱³，2019 年 10 月 16 接收第 197 名嬰兒⁴，其有 111 名為女嬰，86 名男嬰。因為嬰兒箱，這 197 名嬰兒免去了出生幾小時後被丟棄的風險，沒有被貼上「不被希望生下來的孩子」的標籤，而是因為這嬰兒箱，擁有了歡迎他的到來的家庭及更良善的照顧。

當我第一次接觸嬰兒箱我首先想到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生出來』？我可以理解沒有安全性行為，可以理解墮胎，但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什麼會生下來？以及，生下來之後怎麼可以不扶養？」這其實顯現了「性意識—性行為—家庭」的脈絡，嬰兒箱是性—慾望的產物，捷克的性意識也就成為嬰兒箱本章必須探討的重點之一。

捷克的性意識總是開放、自由而外顯地反

映在文學作品上，三大捷克文學家赫拉巴爾、米蘭昆德拉和伊凡克里瑪或多或少都在其著作中撒上一點性行為的哲學，並且總是開誠布公的從環境、場景、貼身衣物的顏色、材質、甚至是行房時若有似無的呢喃無一不細細傳達，我曾經問過來自捷克的交換生 Ondra，為什麼捷克人總是在任何文學裡都要參雜點性行為的描述，他說：「因為那是人類最原始的慾望之一，又或者只是作者本身的另一種癖好。」這讓我想起某次在社會系研究室，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和台灣學生們討論關於婚前性行為、出軌及網路交友等議題，兩岸學生們個個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想法，而後我詢問中國學生：「中國大陸對性研究的討論應該也蠻熱烈的吧？」他默默地回答：「只有越是民主自由的國家，高知識份子們才越是會將性研究搬上台面討論，要不然一定是難以啟齒的。」這些交談的經歷反應了傅柯《性史》中關於性的權力、話語權以及性語言的形塑過程，捷克經歷了基督教、納粹及後來的共產統治，無一不是強制性壓抑的統治體制，如今卻能在捷克文學中、夜晚的瓦茨拉夫廣場上、專門的性博物館外，以及能夠捨棄母職的嬰兒箱中看到如此開放的性意識，這波經歷糾葛實屬不易。

捷克自古以來便是基督教國家的一員，即使兩次將國會議員丟出窗外仍然無法改變舊教穩穩把持體系。基督宗教信仰如《創世紀 1:27》所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

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不僅成人嬰兒也同樣是神的形象，殺嬰、棄嬰甚至墮胎便是一種殺神且不可饒恕的行為；另一方面，全能的神給予我們與之相像的形體，那麼一切生理無法抗拒的罪惡便都是可質疑的、不被允許的（波斯納，2002）。性交的目的只是維持種族的繁衍，性本身就是原罪，並且是需要被壓抑的慾望，性壓抑的終極目標是打擊無意識的性意識：即使是在夢裡，也都不能有春夢。性作為原罪，宣判其有罪的系統便是基督宗教信仰，被宣判有罪的罪人們，就必須坦承自己，向上帝（或其在地上的代理人：神職人員們）告解。在傅柯那裡，向神父懺悔自己的性慾念既要詳加描述避免人與肉的偏離，又要委婉隱晦「他就是被表現出來的懺悔行為、自我懲罰以及自我揭發」（93）此時便產生了性及權力的第一道社會連帶：性—原罪必須透過告解及懺悔來獲得原諒。性作為慾望，基督宗教體系下的告解便是其約束的克分子線，透過建立社會連帶的自我揭露，承認罪行。

而捷克的性意識則因為歷史脈絡的差異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稍有不同甚至呈現與歐美反向而行的脈絡，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性行為一家庭上能夠有長遠計劃的政治體制是在德國納粹後接手的共產黨政權，其四十一年統治時期，約略被捷克布爾諾馬薩里克大學性學家 Katerina Liskova 藉由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性學文

宣、民眾教育手冊等書籍探討共產黨的性政策而分做兩期：1950 年代和 1970 年代。

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初，一如所有新興學子對嶄新的、現代的共產新世紀的想像都是美好而進步的。19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性政策在如今看來仍然與上述的形容詞完全匹配：強調性別平等、女性解放、開放性教育及墮胎的自由意願等，這幾項政策和「共產黨」這三個字所帶來的普世印象截然不同，但若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相應，倒是走在一條擁有相同願景的康莊大道之上（Sandomirsky, 1951）。

想像一下完全符合共產—社會大同理念的國家：女性和男性為社會提供相等的勞力付出，為了整體社會而參與勞動生產、加入工會、參與社會體制替你分配到的工作，在 1950 年初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權認為男女的交往應該是在一個公共的、集體的工作場域下一見鍾情，只要「性別平等」這個概念伊始，許多社會政策便大大的不同：在愛情與激情的基礎下（而非家族聯姻、媒妁之言）而建立家庭，結婚是純粹愛的結合而非資本主義透過婚姻轉移金錢和特權的手段，性行為就成為生理及生產的自然本能（但是「自然本能」不包含無法生育下一代的同性戀），既然性行為是自然的，那和下一代的孩子就應該更自由的討論性和性教育；因為性別平等，性行為便不是專屬於男性的享樂，要求性節制、強調女性的性高潮就如男性的一般重要；有了因愛

而結合的家庭之後，「社會化家戶」（Socializing the household）為了使女性擺脫廚房，公共托育、育嬰假、醫療體制及退休金等社會福利讓女性可以走出家門，為社會勞動；而女性地位的提昇也代表擁有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利，墮胎不僅是合法的，「放棄母職」的考量更應該以母親的意願為重，健康問題更只是其次。

在 1950 年代，當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的那個年代，這是一個正向循環：勞動付出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男女的相識、相戀到共組家庭、性生活自由而無需為經濟煩惱便是可能，自由的性生活與良好的家庭互動及社會福利支持便能夠再帶動工作及勞力付出，社會環境與國家經濟便能夠再次回饋家庭。這樣正向的循環看似金光閃閃令人嚮往，更是現今社會的完美典範，唯一的問題在於，這些只是「政策」。

這種由上而下、由專家知識和國家推動的政策，並不是公民素養的提升或女性主義抬頭的覺醒。就如同上述的完美循環，若是「社會環境」這個要素因為政治腐敗、經濟蕭條使得政策無法推行，後續的性生活或性別平等便淪為不實際的口號與幻想，沒有打從心底的認同性別平等，就如同媒妁之言強娶平女一般要求「性別」克服一切障礙而「必須」平等。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社會脈絡，由根莖論的觀念來看，在 Katerina Liskova 研究政策文宣宣傳的資料文檔仍然是以男性為主要的撰

寫者或理論政策推行者，他們能夠擁有「創造社會大同」這樣的企圖而擁有一個生成女人的身體，站在弱勢的角度理性並反省當時極為傾斜的性別關係。就如同捷克的嬰兒箱是由捷克詩人及企業家 Ludvik Hess 提倡，這位總是穿著牛仔吊帶褲的鄉下老爺爺，站在一個擁有權力的、社會支配的角度下卻能夠與弱勢站在一起進而成為「生成女人」提倡平權之風。另一方面，這種國家權力的政治體系是以一條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去創造平等的平滑空間，這段政策的轉移不僅顯示了分子線和克分子線不斷交纏互相創造的流變過程，更顯示國家政治對人民意志的控制與權力的運作。很顯然地，缺乏了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的一種內捲式的創造與生成，即使是正向的開放政策仍然是克分子線當中一閃而過的黃金歲月，一旦那完美的正向循環破了個洞，便功虧一簣，也就是 1970 年代這第二階段的轉變。

1970 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或許，性別分工本身就是不可能平等的？」缺乏性別平等觀念的實際接納，家務分工是不可能通過合作而相互協調的，性別是不可能改變的物種差異。家庭作為工作場所外的避風港，只有當男性的工作受到威脅時才會更加回歸家庭，亦即，家庭成為了一種反社會的動力，工作受到威脅、家務分工又無法好好溝通使得婚姻生活不再是完美、純粹的愛的結晶，甚至有人提出「婚姻生活不會通過愛而得救，而

是通過公正而連貫的秩序、紀律和組織生活來挽救」的等級制度想法，沒有了愛的婚姻便只剩下性，和一個不愛的人發生性行為還不如追求自由不被家庭綁住而擁有開放的性生活，這些種種於社會政策之外更人性的想法，使得離婚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強調個人自主及自由的風氣甚至成為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一道啟蒙之風。

自由風氣一吹，共產黨政權便擴大對家庭的控制，為了減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首先將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第二部便是鼓吹家庭成為私領域及生活回歸私有化，透過婚姻諮詢降低離婚率，人口生育補助也使得 1974 年的出生率暴增 20 萬人（Frejka，1980），這些使得婚姻回歸私領域的政策使得人們減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轉變為地下化的根莖式潛藏），捷克共產黨最終在 1989 年的天鵝絨革命後將政權還給捷克，而後捷克又趕上西方女權主義的潮流。這兩階段與西方完全反向的家庭政策反應了某種捷克性的悖論，先經歷了自由、平等的風氣而後又回歸如西方家庭觀念「正常化」的階段。個人認為捷克人民在這兩段歷史中都承襲了點政策的陰霾，現今的捷克人將性行為視為一種哲學性的意識形態表達，不諱言的在文學作品中、電影裡及生活中展現性行為作為正常的慾望展現，性行為不僅可以作為青少年時期的禁果與嘗試；也可以作為下鄉勞改的一點火花；同時也可以是佔有敵人枕邊人的報復手段。上一輩

的家庭觀念則停留在共產統治時期末的家務分工及婚姻觀念之上，新一代則與後現代的潮流接軌但稍有「勇敢」的捷克性氣質，在捷克朋友之中不乏看到許多捷克人年紀輕輕剛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這是一種「因為沒有來世，此生更應該義無反顧」的想法，既然經濟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依賴，認定目前我最愛的人與其共組家庭、擁有下一代好好把握現在的大好青春一點也不為過，這種年輕氣盛的嘗試到了中、老年總有大夢初醒的可能，也使得捷克人的離婚率總是高得嚇人（約莫50%的超高離婚率）⁵，中老年離婚甚至再婚也不是稀罕之事。

捷克的性意識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基督教及社會連帶的壓抑，迎來了共產時期短暫的性自由又折返回歸家庭私有化及要求保守的年代，如今的捷克依然如此充滿悖論的在性意識上自由且開放、迫不及待地共組家庭，卻也勇敢追求再一次的自由與回歸自我，看似有點驕縱又孩子氣的任著自己的性子做事，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無懼和反抗壓抑的呈現，嬰兒箱反應了這些歷史脈絡習得的文化，但也因為政策的斷裂而產生各式分層和思維。嬰兒箱是務實的，他解決了女性不想成為母親的煩擾，也給予一個不被期望的孩子再次重生的機會；嬰兒箱是同理的，他展現了捷克人對於錯誤及失敗可以重新再次來過的勇氣；嬰兒箱也是自由的，他是一種個人自由的

展現，但可以被說為是不經考慮、逃避困難的不負責任的表徵。透過回溯過往捷克所經歷的歷史政策與現代的性意識、家庭觀念脈絡，延伸至嬰兒箱作為性行為及性意識文化下的產物才得以連貫的洞察捷克人對於「性—慾望」的概念表現。

嬰兒箱在捷克的設置依然具有爭議，以法律上的合法效力及細節施行的規定為最大考量，醫院、律師、法官或兒童團體仍對嬰兒箱持批評態度⁶，參考新聞底下的匿名投票則是以懸殊的比例支持嬰兒箱的設置，合法的匿名棄嬰對婦女及嬰兒來說皆是最好的選擇，但社會道德及倫理所跨不過的那道門檻，才使得嬰兒箱作為調節者出現。大多數捷克人都認為嬰兒箱僅可以使那些「不想成為母親」或沒有能力作為一個媽媽的婦女能夠擁有「犯錯」的空間，務實的捷克人將犯錯後的修補看得比道德上的抨擊更加重要，甚至認為犯錯都有值得學習及欣賞之處，一個婦女懷孕並不代表對於媽媽的角色認同，而對母親角色的排斥更有可能使得嬰兒在未來的成長階段無法獲得良好的照護。嬰兒箱不是「拋棄嬰兒」而是卸下「成為母親的責任」打破血緣連結重新創造身份，對新生許下祝福。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捷克查理大學交換生。）

¹ Ian Harvey, “Foundling Wheels” were designed to provide a safe way to abandon unwanted babies, May, 09, 2017, <https://www.thevintagenews.com/2017/05/09/foundling-wheels-were-designed-to-provide-a-safe-way-to-abandon-unwanted-babies/>

² 維基百科：棄嬰保護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4%E5%AC%B0%E4%BF%9D%E8%AD%B7%E8%89%99>

³ 捷克嬰兒箱官網：<https://www.babybox.cz/>

⁴ 2019 年 10 月 16 日 Baby box 的統計資料「statistika-babyboxu」取自官網 <http://www.babybox.cz/media/pdf/statistika-babyboxu.pdf>

⁵ Eurostat: Archive:Marriages and births in the Czech Republic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Archive:Marriages_and_births_in_the_Czech_Republic

⁶ Robert Tait, Baby boxes in Czech Republic: 'the first thing should be the child's right to life', June, 10, 2012,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n/10/czech-republic-baby-box>

2020 年環法自行車賽

環法自行車賽（法語：Le Tour de France）是一個每年舉辦的多賽段公路自行車賽，主要在法國進行，但有時也出入周邊國家（如比利時、德國）。自從 1903 年開始以來，每年於夏季舉行，每次賽期 23 天，平均賽程超過 3500 公里（約 2200 英里）。完整賽程每年不一，但大體上為環繞法國一周。

2020 年第 107 屆環法公路自行車賽將在 8 月 29 日開賽，從蔚藍海岸地區（Côte d'Azur）的尼斯（Nice）出發，最後在巴黎（Paris）的香榭麗舍大道結束，為賽程劃上精彩的句點。從普羅旺斯地區（Provence）到奧維涅地區（Auvergne），從阿爾卑斯山脈（Alpes）到底里牛斯山脈（Pyrénées），從里昂（Lyon）到歐西塔尼大區（Occitanie），比賽路線將包括 8 個山地賽段（其中 4 個為山頂終點），3 個起伏賽段，9 個平路賽段以及 1 個個人計時賽賽段。比賽將經過法國五大著名山區，包括阿爾卑斯山區，中央高原，底里牛斯山區，汝拉山區以及孚日山區。來自世界各地的車迷們，不僅可以觀看精彩刺激的比賽，還可以欣賞沿途美麗迷人的風景。

環法自行車賽是三大自行車環賽之一，另外兩個賽事為環義自行車賽和環西自行車賽。

參考資料：<https://kknews.cc/zh-tw/sports/3qm6gzy.html>；<https://cn.france.fr/zh-hant>

巴黎人，封城禁足也不忘社交

謝芷霖

新冠肺炎病毒，應該是今年各國政府的心頭最痛。歐洲在一月下旬，看著中國開始封城禁足，還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既不對中國來的班機乘客進行檢疫、追蹤，在機場也沒有任何過濾，彷彿病毒跨不過國界線。整個二月，其實法國境內已經開始境內感染，但由於一般人及基層醫生並沒有警覺，也沒有檢測，都當成一般流感來治療。直到二月底，因為發現兩起群聚感染源，才開啟三月漫延整個法國境內的大感染潮。整個二月以來的傳染波，加上一般民眾對病毒認識不清，對防範措施不熟悉，面對態度輕忽，法國政府也萬萬料想不到新冠病毒如此強勁的感染力，只得跟上鄰近歐洲國家堅壁清野的緊急舉措，關閉國界，取消國際航班，封城封國，對人民下禁足令，好減緩感染速率，避免醫療系統癱瘓。

對個人自由無法忍受絲毫無理限制的歐洲人來說，封城封國，對人民下禁足令真的是國家能祭出的最末手段了，撇開對經濟與人民生計造成的損失不談，光是要抵擋民怨，承受侵害人民行動自由的批評，如果不是真的束手無策毫無選擇餘地，沒有哪一國的政府會輕易發出這樣的命令。法國人一直到強制封城禁足的前幾天，都還是若無其事地群聚

社交，見面照樣握手親臉頰，吃飯喝酒跳舞開派對一樣也不少，大型活動不超過 5000 人的照舊，對政府「自制不群聚」，保持社交距離，做好個人衛生控管等種種耳提面命，依舊當笑話看。直到突然宣布餐廳、酒吧、電影院關門，強迫員工在家工作，學校關閉，接下來馬上跟進的全面禁足令，法國人才終於意識到病毒大流行勢不可擋，醫院湧入大量病患，情況已經糟到難以挽回的地步了。

法國從三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禁足封城，除了購買民生必需品或有特殊需求，不得出門。每天只能在離居家避疫的住處一公里方圓內走動，透氣、遛狗、帶小孩玩、運動，都不能超過一公里的距離，而且限時一個鐘頭。巴黎人因為太過濫用放封的一小時，白天路上總是出現太多人，市府甚至從四月起宣布巴黎人不得在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間出門慢跑運動。

據說有四分之一的巴黎人在政府封城前連夜「逃離」巴黎，避居鄉下父母家，或是趕往自己和家族在外省的度假屋，讓禁足期間能享有比較廣闊的生活空間，起碼家裡有小花園、大露台、草地，鄉間小路也比較沒有城市的壓迫感。巴黎寸土寸金，每個家庭的生活

空間都非常狹窄，而且幾乎沒有露台、陽台這種「戶外空間」，戶與戶間又往往隔音太差雞犬相聞，封城禁足起來真的比其他地區的居民更難熬。對於封城前的「逃離潮」，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不過，大部分的巴黎人沒別的地方去，只能乖乖待在家，面對孤單的居家避疫生活。

人是需要社交的動物，巴黎人更是沒有社交生活會死的族群，即使封城禁足，也不可能禁絕巴黎人的社交活動。而且限制越是嚴格，巴黎人開發創意的腦筋動得更快！不要以為封城禁足的巴黎人都在家悶到無聊至極，其實所有的巴黎人都想方設法把生活安排滿檔，就算不能到處跑，也要多姿多彩！

禁足令一開始，各個大樓的樓下大概都有出現類似的告示：自告奮勇的熱心人士願意幫社區的鄰居採買、送貨到家、提供居家協助。不管你是年長的獨居老人、必須在家隔離的病人、或是難以兼顧外出雜務及照顧小孩的單親父母，都可以請這些熱心鄰居幫忙。請人幫忙或幫助他人，還增進彼此的交流互動，讓雙方都擁有更好的心情，也是封城期間的美事一樁。基於互助的精神以及尋求社交的心理需求，接下來更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互惠互助社交活動。

不能開門營業的餐館，開放空間，變成商家及民眾捐贈物資的濟助站，商店裡太多賣不完的生鮮食品，民眾自願樂捐的食物用品，都可以放到濟助站，因為封城而暫時技術性

失業，面臨生計困難的弱勢家庭、學生、單親家庭，都可以在固定的時間來此拿取日常所需的食物用品，同時也藉機多了一些與其他人聊天、交換意見的機會。

無法營業的市場攤商、花店，便借用可以開門營業的雜貨店一角，寄賣自己的商品，客人能夠多一分選擇外，商家間也因互助合作而多了交流的機會。原本可能不知道這些攤販或小店位置的顧客，藉此認識新貨源。以我居住的社區來說，有一家專賣法國小農肉品、乳製品、自製啤酒、自然酒及周邊產品的小雜貨店，一直是我們家固定採買的地方。禁足期間，老闆不但接受蔬果農一週兩天的寄賣，後來甚至幫附近另一家手工古早麵包店寄賣，勞動節時還兼賣應景的鈴蘭花，不但增加了客人的選擇，也吸引了更多新客源吧。有時候老闆夫婦乾脆走出店門，為等候中的客人都斟上一杯酒，大家就在街邊保持社交距離，邊喝酒聊天，邊發抒對疫情及封城的感想，還有經過對街的鄰居，索性就隔著小街，一家子停下腳步，參與閒談，原本只是單純販售商品的小店，一躍成為街坊鄰居偶爾交流的珍貴所在，一群人和樂融融，興高采烈，也是疫情期間的特殊景象。

不知道是從義大利、西班牙或是法國開始，從封城起始，晚上八點鑽出住家窗口，走出戶外，眾人齊鼓掌，感謝身處前線救治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醫護人員，便成為每天固定的儀式。剛開始的時候零零落落，大家還

搞不清楚狀況，經過電視新聞報導披露後，馬上成為全民運動，尤其是在居住密度高，大樓林立的巴黎市區，大家同時鼓起掌來，伴隨著歡呼，甚至敲鍋擊碗，拿擴音器叫嚷，每天八點一到，成了巴黎人歡聲雷動的發洩好時機。站上陽台，不忘跟看得見的左鄰右舍打招呼問好，比較相熟的也許就聊起來，漸漸的，有音樂細胞的不甘寂寞，擺出家裡的音箱對著街放送音樂，歌喉不錯的可以跟著合唱，若是動感舞曲，也一定有肢體靈活節奏感強的鄰居，隔著街、樓，遠遠手舞足蹈起來，一時之間儼然成了整個街區的大型派對！音樂家乾脆各自拿出家裡的樂器，即使彼此不見得認識，也能隔空即興合奏，運氣好的便能欣賞到一場品質不錯的演出。在巴黎十八區，有位女聲樂家，禁足期間只能在家練習，索性每天把音響樂聲也對著窗外，非常正式地往窗外練唱，整個街區都能欣賞，有的鄰居特別站上陽台欣賞，有的不吝於伸手鼓掌叫好，每天早晨都有一場扣人心弦的不尋常演唱會，也令人嘖嘖稱奇。這當然只會存在於疫情閉關的非常時節，假如在平時，恐怕四周鄰居還要抱怨噪音擾人而開罵呢！

既然鼓個掌都能變成音樂、舞蹈晚會，創意十足的巴黎人馬上把腦筋動到別的領域上。在巴黎十一區，就演變成「快問快答同樂會」，每天晚上利用大家面向窗外的機會，由一戶擔任主持人，設計問題，其餘自由參與的鄰居搶答，有「一百萬歐元競賽」式的難題，

也有「腦筋急轉彎」般的問答，自然也有主題專門的特殊提問，總之因為氣氛熱烈，大夥玩到欲罷不能，才驚動了記者訪問，成為電視新聞。

雖然不能隨便外出，只要抓到機會，巴黎人還是要曬太陽的。有天台、陽台、院子的，都是巴黎的天之驕子，十分幸運，能擁有一小方的戶外園地，捧杯咖啡或茶，享受晴朗日光新鮮空氣，不知要羨煞多少巴黎人！大部分巴黎人只有窗子，走上街頭，常常能看到有人乾脆坐上窗台，墊個抱枕，拿本書，便能窩在窗邊一天。看書也不忘社交，樓下有人經過，興致一來可以一上一下就聊起來，要是還有朋友鄰里走過，就擴大規模，巴黎人突然都變得既親切又好客，四海之內皆朋友似的。連樓上樓下的窗台鄰居，打過照面，下回可能就直接拿出啤酒，隔空乾杯抬槓了。原本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大樓鄰居，突然整棟都變成好朋友了。誰說巴黎人冷漠啊？封城兩個月，所有巴黎人都成一家人了！

當然，光是靠鄰居互動，要是都見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很悲哀。幸好現代科技讓我們擁有快速的網路，方便的社群團體，進步的軟體，即使遙隔千里，也能透過螢幕視訊，彷彿置身眼前。學校利用視訊遠距教學，企業員工遠距工作，多方通話會議。平時必須面對面近距離接觸的一些活動、課程，如今因為毫無選擇，只好也盡其所能遠距進行。譬如運動，平時能在戶外比賽跑跳，或在健身房訓練，封

城期間只好在家自己運動！看影片教學，自己一個人運動，缺少互動，多麼無聊，於是教練就利用網路直播，同時大家一起上網跟課，還能即時回饋訊息給教練或是發問，同學間也能以私訊交流，就像大家同時上課一樣，只是沒有身處一室而已！有的教練開直播的同時，也直接在大樓間的天井或空地上開課，所有大樓住戶，只要站上陽台，就能參與，大家一起運動，線上有回應，現場也有歡呼，氣氛同樣激昂，比起平時課堂絲毫不遜色。直播教學運動的好處是，平時只有自己獨個運動，現在可以全家大小皆參加，還可以呼朋引伴，連住在外省甚至不同國家的朋友，都可以找來同樂，要是直播時間無法配合，那就退而求其次，利用重播功能，也能達到每日活動筋骨的目標。結果平時忙上班通勤沒時間動力運動的人，封城期間沒了藉口，反而每天忙著跟直播運動，勤勞得很。甚至還有兒童版、青少年版課程，鼓勵不同年齡層老老少少都一塊動起來，還能藉由網路拓展社交群，何樂而不為！

既然網路視訊那麼有用，所有人都忽然成了網路重度依賴者。首先掀起的流行是朋友間的「視訊餐前酒」，大家約好上線見面的時間，自己備妥美麗的餐桌小開胃菜，各式啤酒、餐前酒，時間到了，拿著手機平板電腦，連上線多視窗一開，雖然在家各吃各的，仍然彼此又笑又鬧，聊得開心，儘管比起現場互動畢竟隔了層紗，影像也常常模糊或是照到奇

怪的背景讓人分心，還是滿足了大家的社交需求。為什麼不推薦「視訊晚餐」而是「視訊餐前酒」呢？很簡單啊，法國吃個晚餐麻煩得很，一道道來，往往搞很久，況且在螢幕前實在很難優雅地使用刀叉吃飯，不論怎麼擺放攝影機鏡頭，近距離吃相絕對難看不雅，既然這樣，還是小口吃喝的「視訊餐前酒」就好，大家也比較能行動自如，保持形象。畢竟重點是談話社交，一起乾杯助興，吃飯只是次要，於是「視訊餐前酒」就登上了熱門約會排行榜第一啦。

有了這個成功的例子，大家腦筋動得更快了，練樂器的乾脆上網視訊合練；明星沒了演出的機會，乾脆利用視訊合唱，甚至剪輯出一首募款歌，捐助醫療機構。喜歡演出的演員失去舞台，沒關係，不如來開直播，每天線上為困在家的孩子說故事、念繪本，聽說有幾個直播大受歡迎，成為兒童每天必跟的火紅節目呢！點擊率應該比傳統的電視節目收視率還要高上幾倍。利用不同演員的視訊自拍，後來甚至剪接製作出一系列的短劇表演，擺上晚間新聞時段後播出，還相當受歡迎呢。還有人利用家裡的場景，自導自演自配樂剪接，加上劇情，製作出相當具有可看性的影片，放到網上後自然也因為互動又刺激了更多的創作。

喜歡在家做菜的人，平時沒時間進廚房的人，封城期間正好可在家大做特做。尤其是巴黎人，沒花園當園丁，沒戶外陽台運動，在家裡最大的享受就只剩美食了，為了吃，再怎麼

樣也得動手做出來。電視上出現由名廚師直播的做菜節目，獲邀參與的「來賓」利用視訊「現場影像參與」，每個步驟都有廚師指導細節，但還是有許多天兵型人物，在自家廚房跟不上廚師的節奏而鬧出笑話。如此一來不但開啟了網上熱鬧的討論，也開創出相當受歡迎的社交空間。身邊的巴黎朋友，一時之間忽然個個都成了手巧聰慧的大廚，大家最喜歡的談話主題成了廚房與美食，互相交換食譜與做法意見，樂此不疲。

喜歡逛博物館的人，禁足期間只能仰賴博物館開放的線上免費參觀，但是自己看果然還是太寂寞，怎麼樣能與其他人交流呢？於是，據說是洛杉磯的博物館開啟了「仿名畫拍照上傳」的活動，一時蔚為風潮。在社群網站上如果找#GettyMuseumChallenge，便能找到非常多相關照片。原本就愛好博物館的巴黎人當然不落人後。這個活動怎麼跟進呢？找一幅世界級博物館名畫，利用家裡找得到的衣服、物品來扮裝，把場景安排成名畫中的畫面，然後拍下照片，和名畫一起並排上傳，與眾人分享。聽起來容易，實際做起來可是相當困難。也因為如此，拍得好又具巧思的仿畫照，往往能引起熱烈的討論，激發更多挑戰的靈魂。這個活動在全法大流行，最後連電視新聞都不得不製作一個專題來報導！類似的活動如果在台灣、亞洲，會不會變成韓日台熱門影集的扮裝照大賽呢？

喜歡跑馬拉松的人，封城期間無法隨便出門，行動限於離家方圓一公里，怎麼辦？在巴黎朋友圈裡竟然出現「三公里小型馬拉松」週末賽，要完成挑戰很簡單，只要在住家附近不超過一公里的範圍內自行跑完三公里，並且以智慧型手機紀錄下時間路徑上傳即可！熱愛集體活動，封城不忘社交，這真是最佳體現了。巴黎能跑三公里，外省乾脆就跑半馬拉松了。住在外省的一個朋友，家裡有大花園，外圍的鄉間小路跑起來也悠閒，於是外面繞幾圈，家裡花園再繞幾圈，一場半馬也就跑完了！還把紀錄上傳至社群軟體，大家自然又是一陣討論，想來應該也有跟進的同好吧。跑馬拉松一點也不寂寞，要跑就熱熱鬧鬧地跑！

真的有東西要拿給朋友，又實在很想見面，但是封城期間不能邀請到家裡，怎麼辦？如果兩人住得不太遠，相隔兩公里內，有辦法！兩人就約在中間距離的超市見吧！以前是相約喝咖啡，封城時期就相約一起戴口罩排隊買菜吧！超市為了要控制進場人數，又必須讓顧客能保持社交距離，不至於太過擁擠，進去購買前要隔著一公尺排隊，結帳時也得相隔一公尺排隊，如此一來，等待時間拉長，剛好可以和相約見面的朋友邊排隊邊聊天！當然，別忘了彼此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見面打招呼和說再見時，也別情不自禁親臉頰！這就是封城期間的另類相見法。

如果真的很想約人一起吃飯聊天呢？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雖然沒辦法約遠方的好朋友見面，約你相熟的鄰居可以吧？怎麼吃？就約對門鄰居吧，兩家把大門打開，餐桌正對大門，兩個人隔著兩戶間的走道或樓梯間，桌上各自擺放自己的餐點，既保持了安全距離，又能一起用餐聊天，而且因為都待在自己家裡沒出家門，也不算違規。這個辦法不錯吧？

春日晴朗，陽光普照，氣溫和煦，想全家一起享受野餐樂趣怎麼辦？何不利用社區中的小綠地，準備好三明治、飲料，在草地上鋪塊方巾，就在社區圍籬旁的小塊草地上大方坐下，大人小孩一起歡樂野餐吧！為什麼偏偏要挑選圍籬旁的草地呢？當然是因為能看見街道上的行人呀！有人走過時，看得順眼的，互相打聲招呼，心情不錯的，不如就停下腳步攀談幾句，要是剛好認識，何不隔著圍籬聊上一陣，完全滿足了野餐及社交的功能。街角滿開的那兩棵櫻花讓背景更更好了，非常時期的浪漫情懷，也需要非常的想像。

將近兩個月的封城，五月十一日終於慢慢解禁，但政府依舊鼓勵民眾在家上班，沒有需

要別出門，特別是巴黎，仍然是吊車尾的危險紅色警戒區，想要避免二次大感染潮，不好好當心是不行的。巴黎的公園、花園依舊關閉，餐廳、咖啡廳、酒吧等一般社交場所都仍未開放營運，只要稍微舒服一點的戶外地點，像塞納河邊、聖馬汀運河畔，塞滿了不戴口罩也沒保持距離的年輕人，看了令人膽戰心驚。腦筋正常一點的人應該會自動打消出去人擠人的念頭。解封後很多人不敢也不想出門，繼續窩在家裡當宅男宅女，社群媒體上因而出現了指稱此類行為的新名詞："syndrome de la cabane"「小木屋症候群」，也有人稱為 "syndrome de l'escargot"「蝸牛症候群」。話說回來，法國政府本來就鼓勵民眾繼續宅在家，不要出門群聚呀！加上封城期間已經發展出那麼多元的社交替代方案了，繼續多宅一陣，對巴黎人來說應該也變得可以忍受了。既然無法上山下海到超過一百公里的地方度週末度小假，理性的巴黎人選擇照舊待在自家「小木屋」，保健康要緊！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

以文學藝術抵抗病毒

曾興魁

新冠病毒（Coronavirus）已連續 44 天無本土確診，也安然渡過四月初清明春假、四月下旬敦睦艦隊磐石艦、五一長假群聚感染的危機，各界呼籲解禁經濟封鎖，讓人民生活回歸正常，國家音樂廳已舉辦了國家交響樂團「管弦織音」有限度開放的直播音樂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表示，考量國內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風險低，為了讓民眾順利恢復正常生活，規劃於 6 月 7 日後鬆綁民眾生活防疫措施；然境外輸入時有所聞，而美國、巴西、英國及義大利等與台灣交流密切地區疫情未戢，台灣除了要「超前部署」也有必要「延後收尾」以雙保險（double security）保證台灣萬無一失！

台灣文化水平與高度經濟的繁榮是有極大的落差，台灣經濟奇蹟的總工程師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看到台灣社會亂象（特別是白曉燕命案那一陣子），後悔當年全力衝刺提升台灣經濟之際，忽略了國民素養文化的提升；船堅砲利若沒有國民素質、文化修養為根基，那只能曇花一現，沒有持續戰力，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及以色列中東戰爭都是驗證。疫情中心總指揮陳時中部長是最有人文、音樂根底的政務官，何不趁此危機，專化為國人文

化、藝術與教育提升的契機？！

中世紀的黑死病，人民依靠宗教、藝術及文學作為心靈的慰藉度過了黑暗歲月，值此新冠病毒猖獗的當口，國人應以文學藝術靜態心靈活動，輔以適度的戶外踏青、運動，而非聲色犬馬之娛，調劑生活，健康的身心靈對於增強免疫力，抵抗新冠病毒的感染，是有正面的療效。

謹提供音樂方面的良方請讀者參考：「巴望舞曲」（Pavan, Paduvana 字義原為巴都瓦城 Paduva 的形容詞）中世紀黑死病時期，起源於義大利威尼斯附近的巴都瓦城，是一偶數拍拍子的沉重、憂傷、高貴特質的舞曲，法國作曲家拉威爾有一首「為早夭的嬰兒而寫的巴望舞曲」，是一首高尚、憂傷的作品，而巴望舞蹈更是沉重的心靈祭典。「西西里舞曲」（Siciliano）複拍子、充滿田園景色與微帶憂鬱感情的音樂，奧地利神童作曲家莫扎特 A 大調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及 K331 A 大調鋼琴奏鳴曲都很適合目前社會的氛圍來欣賞，第一樂章變奏曲的多樣性，特別是鋼琴奏鳴曲第三樂章迴旋曲土耳其進行曲，有精神的小快板頗能振奮人心，迎向積極的人生！音樂之父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奉獻樂」，都

是黑暗痛苦中的人們心靈的療癒，喜歡現代音樂的朋友，剛過世的波蘭作曲家潘德雷斯基的根據路加福音的「基督受難曲」及名聞遐邇的「廣島罹難者的悼歌」，也會令人震撼。最後推薦與法國作家卡繆《鼠疫》有關的個人的音樂劇作品「哈梅麗城的吹笛人」(The Pied Piper)，由 P. Mefano 指揮，巴黎現代室內樂團 2E2M 演出，盼能博君一笑解千愁！信守諾言、人性的善與同情心是戰勝新冠病毒的最佳疫苗，以上作品只要上網 Youtube，打出作曲家及作品名稱，都可以搜尋到不同版本的詮釋提供欣賞。

(本文作者為留德、法作曲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及開南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圖一、二：哈梅麗吹笛人_基隆現代樂展



圖三、四：2E2M P. Mefano

在敘事曲與魔沼之間

Zoe 佐依子

2020 年的奧運順延到明年舉行，而五年一次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原本是今年，同樣也要等到 2021 年。

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被像馬拉松似的一天接著一天演奏，就只有蕭邦(Frederic Chopin, 1810-1849)的作品：從最難的練習曲，挑人彈的馬祖卡舞曲等，到與樂團演奏的協奏曲。他三十九年的一生寫的作品，可以讓這麼多人在這一百多年來不停的彈，怎麼彈都不膩，還有人僅僅一首蕭邦夜曲就可拍成一部電影；一首幻想即興曲可以發展出一本小說，後來成為電視連續劇，還有動畫等，真是沒有盡頭。

彈鋼琴的人一天沒有練蕭邦練習曲，恐怕整天都會覺得不對勁，像是每天最愛的咖啡沒喝一樣，如果練了沒彈好也會心不安。

有關蕭邦這位天才，我們只能說蕭邦真的活在“對”的時代。

父親是法國大革命時移民到波蘭的法國人，而他本身在二十歲時因波蘭革命，為了要繼續讓他發展音樂生涯，又將他送回巴黎。那時的巴黎是所有天分最高而且最具創作熱情的藝術家聚集的地方，莎士比亞的劇作演出在蕭邦到達前也在雨果的號召之下揪文青團

一起去欣賞，震撼了所有的巴黎藝文人士，於是文學，美術百花齊放。而法國最不擅長的音樂也有來自外國的天才進駐在此地，像是匈牙利的鋼琴家李斯特，義大利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西班牙的聲樂家波琳斐兒朵，他們堅守著自己的藝術，也將巴黎當成第二的家。在巴黎的沙龍，音樂廳裡大放異彩，而蕭邦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成為藝術版圖的一部分。

當時的音樂與文學真的像一對翅膀，波琳的丈夫是小說家，李斯特三個小孩的母親是文學家與沙龍女主人，而他們對蕭邦就像兄弟一般的照顧，當然也希望他不要落單。

蕭邦在巴黎的期間認識不少貴人，其中也有來自波蘭的貴族，他們都很疼蕭邦，然而他最在意是他華沙的家人，從離家之後就再也沒回去，足足等了六年，與父親約在巴黎與華沙中間的德國德列斯登父親好友的家，見到親人蕭邦欣喜若狂，竟然也愛上了父親好友的女兒瑪麗亞，兩人也私定終生，他與父親告別之後就回巴黎等待瑪麗亞來找他。就在這時，蕭邦寫下了這首技巧與音樂上都最艱難的敘事曲，這首長達將近十分鐘的第一號敘事曲(Ballade 共有四首，這首最難)，原本是蕭邦讀了好友波蘭詩人密茲克薇奇(Adam

Mickiewicz)的作品之後得到靈感寫的，古典音樂那時應該還無人以“敘事詩”這種龐大的曲式來寫曲子，這首鋼琴曲不但充滿詩意，張力十足，可以將鋼琴家的技巧與藝術表現得淋漓盡致，是在比賽時的指定曲，還有演奏會時最具挑戰性的曲子。很難想像這是一位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所寫的曲子，不過想想蕭邦不到二十歲就完成兩首協奏曲，對於天才的作品，我們只能嘆為觀止。

第一號敘事曲最難的應該是情感的表達，這時的蕭邦終於見到對自己期盼最高的父親，也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的會面，還有與瑪利亞的一見鍾情，縱使不是初戀，這位姑娘畢竟讓蕭邦想要成家，回到巴黎肯定心裡百感交集，最有戲劇性的是還在後頭，才剛進家門，就收到瑪麗亞母親的信，聲稱為了瑪麗亞好，請蕭邦死了這條心，因為身為音樂家收入不穩定，如何能確保養活一個家？不過也是，那時他也才到巴黎五六年，自己生活還可以，但是將來的事很難說。就在此時，李斯特與他的情人介紹了當時是離婚帶著兩個小孩的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給蕭邦，喬治桑有著顯赫的複雜貴族背景，而且她真正的祖父曾是波蘭國王，她知道蕭邦想念波蘭，於是第一次約會時她穿著波蘭姑娘的傳統服裝迎接蕭邦，還煮了蕭邦最愛吃的波蘭家庭料理，就這樣他們一起生活了九年。

在這九年期間，他們從未提到要結婚，蕭邦跟喬治桑兩個小孩的關係也很緊張，他們一起旅行，喬治桑好像帶著三個小孩在一起生活的感覺。想必需要許多生活空間的音樂家蕭邦這樣的方式過日子肯定會喘不過氣來，但是要放棄一個有人呵護的“家庭”生活又覺得可惜，衝突不斷之下，蕭邦安靜地離開了喬治桑，兩人從未再見，連四年之後蕭邦過世，整個巴黎的人都來瑪德蓮大教堂參加喪禮，就是喬治桑沒來。

蕭邦離開之後，喬治桑馬上完成了她最暢銷的小說“魔沼”(La mare du diable)，一個描述農民純樸的生活環境裡發生的故事，剛開始看過一遍沒有很深刻的感覺，後來發現，當代許多的小說或電影都模仿著喬治桑的風格在創作著呢！真是位奇特的作家。

文學與音樂應該是像清晨的露珠與花兒的關係，他們彼此滋潤，而在花園般的大自然裡生長，奇特的緣分也許來自一陣風，一場雨，或是一個普通的黎明，而人類只要顧著欣賞美景，珍惜眼前所有就好了。

蕭邦第一號敘事曲，喬治桑的魔沼等著您去聆聽、閱讀。一對戀人的邀請，請別錯過。

(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新竹 IC 之音 FM 97.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

法國貝里印象 (二)：瓦朗榭城堡 (Château de Valençay) - 外交官的美食招待所

吳欣曄

社群軟體傳來好友夫婦 Julien & Lijo 拍的美食照片，看的出來是他們週日的美味午餐，「還認得這道菜嗎？」Lijo 問著。「沒記錯的話，是 pâté berrichon！」我有點遲疑地回應。這道貝里地區 (Berry) 的地方家常菜－貝里餡餅 (le pâté berrichon)－把我的記憶拉回去年暑假於法國中部的貝里時光。

去年暑假和先生在貝里地區度假一週，記得某一天的行程是參觀知名的外交官城堡－瓦朗榭城堡，儘管路途離地陪 Julien 的度假老家偏遠，他跟 Lijo 也早已拜訪過，但仍認為值得陪初訪的我們再遊一次，尤其在抵達前還對我賣了個關子：「喜歡美食的妳一定也喜歡這座城堡，因為前任繼承者是拿破崙時期的外交首長 Talleyrand，除了外交手腕出眾，更是一位美食美酒鑑賞家，待會參觀絕對不要錯過城堡的地下廚房。」邊走邊回想 Julien 說的外交官 Talleyrand，好熟悉的名字，印象中曾在《歐洲飲食文化專題》課程聽教授提過，這更加深我對城堡地下廚房的期待。

瓦朗榭城堡的誕生

瓦朗榭城堡 (Château de Valençay) 是法國中部羅瓦河流域城堡群之一，地點偏內陸

上游，幾年前曾經住過中部小鎮，參觀超過十多座這一帶的城堡，也曾經在布盧瓦城堡 (Château de Blois) 工作過，對羅瓦河流域城堡的印象多是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樣式，影響主要來自熱愛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 (François 1er)。但是才一走進中庭看到瓦朗榭城堡的側翼立面外觀，就直覺它不太像其他參觀過的城堡，儘管以封建時期 (féodal) 堡壘莊園與文藝復興時期 (Renaissance) 立柱為建築樣貌主體，愛奧尼 (ionique)、多立克 (dorique)、科林斯式 (corinthien) 三大柱式風格隨處可見，但內側立面極其簡約典雅、用色柔和，這裡展現的十七、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 (néo-classique) 風采亦佔一席之地 (圖一)。



圖一：瓦朗榭城堡新古典主義的側翼立面

建於 12 世紀的封建莊園，1451 年為有權有勢的 Estampes 家族買下。1516 年，正值文藝復興初期，瓦朗榭城堡由第四代的在地領

主 Louis d'Estampes 及其夫人繼承，夫人 Marie d'Hurault 的父親是羅瓦河流域另一處領地榭維尼（Cheverny）的領主與皇室財政大臣，家世背景顯赫的夫婦倆當時還繼承了榭維尼城堡（Château de Cheverny），即今日知名漫畫《丁丁歷險記》故事中的城堡藍本，是由他們開始修復封建堡壘並擴建成文藝復興時期更符合當代的羅亞河流域城堡樣貌。瓦朗榭城堡由 Estampes 歷代家族成員繼承至 1747 年，將近三百年的歷史。

瓦朗榭城堡的秘密武器

「我要你買下一座城堡，一處你可以驕傲地接待外交使團和重量級外賓的地方；一處大家都想要拜訪你的地方；一處對受邀的外交大臣們來說是一種獎勵的地方，這樣我將滿意。」

« Je veux que vous achetiez une belle terre, que vous y receviez brillamment le corps diplomatique et les étrangers marquants, qu'on ait envie d'aller chez vous et que d'y être prié soit une récompense pour les ambassadeurs des souverains dont je serai content. »

1803 年，在第一帝國君主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的刻意資助與指派下，時任外交首長的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買下瓦朗榭城堡成為新官邸。身為貴族後代的塔列朗，不只是拿破崙帝國最偉大的外交官，他更懂得

如何把生活品味應用在外交上。1810 年，在城堡內建造舞台劇場；不間斷地收藏名畫，據考古學家指出有一幅疑似是達文西的木板自畫像在城堡內；帶領各國政要進入品酒殿堂，於 1801-1804 年間為波爾多五大名酒之一的歐布里雍酒莊（Château Haut-Brion）擁有人。他還提出「沒有美食就沒有好的外交」（il n'y a pas de bonne diplomatie sans bonne cuisine），並以此論點向拿破崙要人，要求拿破崙將他在巴黎外交官邸甜點部最厲害的製作麵糰負責人 Carême 長期派駐瓦朗榭城堡，好讓他以精緻華麗的法式饗宴，擦亮瓦朗榭城堡的聲望，成為當代各國政要趨之若鶩的外交招待所。

卡漢姆（Marie-Antoine Carême, dit Antonin Carême，1784-1833）帶著一團將近 20 人的廚房軍旅到瓦朗榭城堡擔任塔列朗的主廚（chef de bouche），一待就是十二年。在派駐之初，塔列朗要求卡漢姆設計一整年的菜單，365 天都是不同菜色做為外賓饗宴，瓦朗榭城堡做為美食外交招待所的名氣因而展開。從來沒有一位外交官像塔列朗一樣，每天一定會花至少一個小時到廚房跟卡漢姆討論菜單，要求卡漢姆只能用當季新鮮的節令食材，並多製作法國各地特色菜宴請賓客。眾多重要的國際合約不是在此簽署，就是塔列朗會帶著卡漢姆及其團隊出席，1814 年於奧地利舉行的維也納會議（le congrès de Vienne）就

有他們合作的身影，法式料理技藝與精緻佳餚做為外交軟實力，藉由各國政要將法式料理與餐桌美學聲名遠播，可以說源自於此。

從參觀城堡一樓的迎賓餐廳和地下廚房、酒窖後，完全可以理解品嚐過卡漢姆料理的國際使節是多麼地驚艷，可以讓塔列朗自豪地說出「一位外交官的最佳副手，就是他的廚師」（le meilleur auxiliaire d'un diplomate, c'est bien son cuisinier）。美食不僅有撫慰人心的力量，更是收買人心的秘密武器，得以讓條約簽署因酒酣耳熱、大飽口福後順利進入塔列朗口袋。瓦朗榭城堡的迎賓餐廳（salle à manger，圖二）空間寬敞明亮，中間的桃心實木桌可以容納 36 位座上賓，這裡是塔列朗以美食展現權力的場域，在此不只有討論政治，更多的是料理技藝與美食的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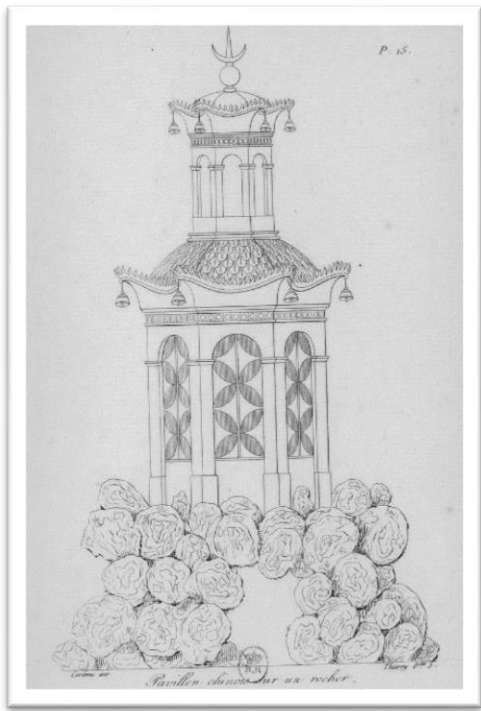


圖二：迎賓餐廳

在廚房團隊編制中，卡漢姆是第一位使用「主廚」（chef）這個詞彙做為廚師最高職銜稱謂的人，是他在維也納會議的餐宴中創造出今日國際通用的高挺廚師帽（toque），他是

法國最偉大的廚藝實作家和理論家，由他首創的諸多料理技藝，至今仍常見於法國和世界各地。

走到地下廚房（cuisine），看到好多不可思議的料理圖稿，其設計圖有如借建築師之手繪出。細膩精準的構圖功力是經年累月的養成，早在巴黎官邸身為製作麵糰負責人（tourier）的階段，經過資深糕點師傅授權，當時才十七歲的他，能不時到皇家圖書館研究建築與裝置藝術的圖稿，以應用到甜點構圖上。塔列朗當時就是驚艷於卡漢姆創造的大型裝置藝術甜點（pièce montée）而選定帶他一同入駐城堡，希望藉由高度可達一公尺的大型裝置藝術甜點成就法式餐桌上的視覺展演。這些大型裝置藝術甜點的原稿，我們一行人看得入迷，直呼當時怎麼可能製作出如此精細又壯觀的作品，有金字塔、中國亭園、希臘羅馬立柱與花園等繁複樣式（圖三）。不只注重視覺效果，卡漢姆也在建構甜點的食材上做一番研究，以小圓泡芙、杏仁焦糖薄片和蜂蜜杏仁口味的蛋白糖霜做主裝飾，即為當今甜點界常為婚宴、開幕場合客製化的脆口泡芙塔（croque-en-bouche 或 croquembouche）。今日，各地知名甜點店的玻璃櫥窗前都有大型裝置藝術甜點的展示，無論是脆口泡芙塔、巧克力雕塑或是拉糖造型藝術，都能吸引行人目光而佇足欣賞，就是從卡漢姆開始流傳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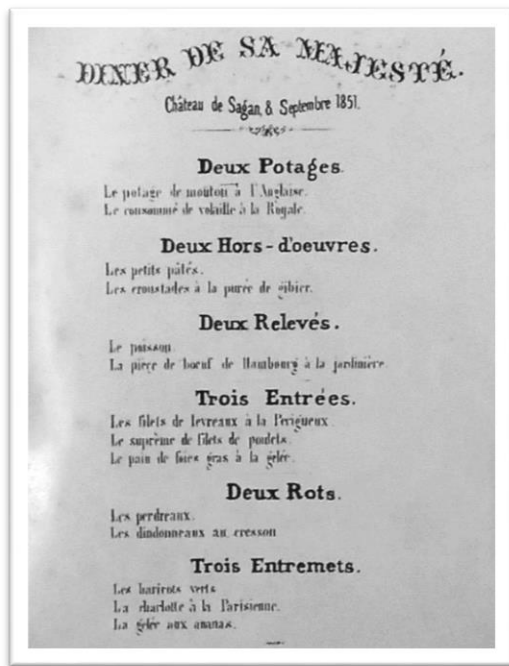
圖三：地下廚房看見的大型裝置藝術甜點圖稿「石上的中國涼亭」(Pavillon chinois sur un rocher)，源自卡漢姆著作《Le Pâtissier pittoresque》(1815 p.15)

大型裝置藝術甜點的視覺效果儘管吸睛，但料理不僅要好看，更要好吃。是他將千層派皮 (pâte feuilletée) 的食譜比例與製作技巧練到臻於完美，奶油與麵糰交疊的夾層有六折之多。甚至，有些佳餚的誕生是來自一場美麗的意外。是他意外創造出輕盈酥脆的隨風飛揚千層酥皮餡餅 (vol-au-vent) 這道前菜，亦稱皇后酥 (bouchée à la reine，典故來自十八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波蘭籍皇后 Marie Leszczynska)，他不小心將包覆肉派的外層塔皮 (pâte à foncer) 用成千層派皮，卻徹底改良了傳統外層餅皮硬梆梆的餡餅肉派 (pâté en croûte)，接著更創新千層酥皮餡餅的內餡，不侷限於傳統肉醬，從其著作《Le Pâtissier royal

parisien ou Traité élémentaire et pratique de la pâtisserie ancienne et moderne》(1815, p.223) 描繪的食譜得知，他時而運用海鮮搭配醬汁，時而改用水果做甜點實驗。只要想到每次去超市買的千層派皮和如鼓一般的圓柱型酥皮餡餅外殼是源自於卡漢姆，都讓人會心一笑！

廚房牆上還有不少當時的御膳菜單，據說法國今日用餐有一定的上菜程序和規矩也跟卡漢姆有關。法國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正式餐宴，是正統的法式上菜順序 (service à la française)，每一餐至少有三、四輪菜，每一輪都至少三、四道佳餚同時上桌，桌上也有大型裝置藝術甜點，賓客多站著走動享用，想吃什麼就拿什麼，有點像今日自助餐吃到飽 (buffet) 的概念，儘管視覺上奢華壯觀，缺點是很多佳餚無法趁熱享用。當時卡漢姆受邀至俄羅斯外交官邸做菜，受俄式上菜順序 (service à la russe) 影響，認為減少菜餚，一道換上一道依序輪流上菜，除了避免廚房當場趕出所有菜色，賓客也可以即時享用熱盤，坐著並享受桌邊服侍更能專注體驗食之味。當時菜單書寫的順序為：(一) 清湯 (potage)、(二) 前菜 (hors d'œuvre，先冷再熱，多餡餅肉派冷盤與海鮮)、(三) 魚類和大塊菜 (poisson & relevé，多牛肉，在廚房烹調完成後，可桌邊展示並切割)、(四) 中間菜 (entrée，像是兔肉、雞肉、鵝肝等)、(五) 爐烤菜 (rô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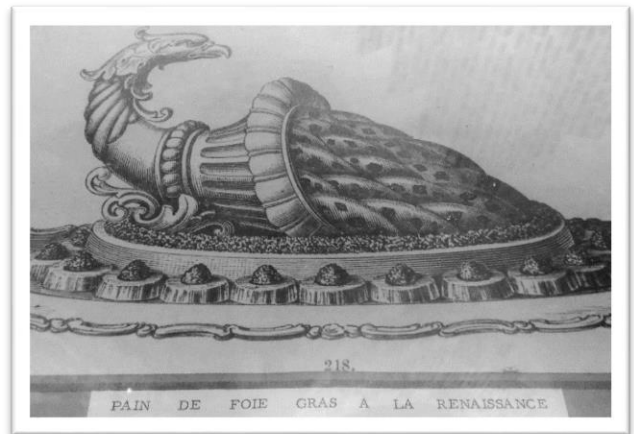
& rôti，如火雞）、（六）甜點（entremet）（圖四），儘管喜好鋪張排場的塔列朗要求卡漢姆在城堡內只能用法式上菜順序，但現今法國餐桌禮儀深受俄式上菜順序影響，家家戶戶用餐幾乎以俄式為主，僅有盛大家庭聚會或大型餐宴時，才將法式與俄式上菜順序混合使用。



圖四：1851年，卡漢姆的菜單設計與俄式上菜順序

無論是各種場合的菜單設計或實作前後所繪製的菜餚圖稿（圖五），都來自他的著作。卡漢姆希望透過圖文的描述與評論將料理技藝以當代百科全書的形式保存下來，為法國料理建構一套完整的體系雛型。從此，法國有料理規範與廚房職權的制定、實作技術的解析、料理原創性做為廚師終極目標的中心思想，幾本重大影響法國與世界料理技藝的著作，像是談論十九世紀法式料理藝術《L'art de

la cuisine français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traité élémentaire et pratique》（1833）、法國大革命後「餐廳」成為新興現象—談法國餐廳經理《Le Maître-d'hôtel français, ou Parallèle de la cuisine ancienne et moderne》（1822）、以及上段提及的巴黎皇家糕點師《Le Pâtissier royal parisien ou Traité élémentaire et pratique de la pâtisserie ancienne et moderne》（1815），這些巨作不只寫食譜、講操作，更有論述與飲食評鑑制度，讓法式料理成為一門在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下可以被檢視、產生對話、有異議空間的新興藝術。



圖五：卡漢姆廚房牆上的菜餚設計圖稿—文藝復興式鵝肝麵包（pain de foie gras a la Renaissance）

貝里餡餅／復活節餡餅

參觀完外交官的美食招待所，有醍醐灌頂的感覺，腦子裡都還是舊時的宴客菜樣貌。往度假農莊的回程車上，我還在咀嚼回味。而Julien接到一通電話後，便宣布住在農莊附近的親戚 Cédric & Delphine 當晚邀請我們一夥人去他們家吃飯。看到主菜的剎那，「天啊！

是千層派皮製作的餡餅耶！」一整天的行程都牢牢串在一起了，非常感謝東道主的貼心安排。這餡餅，可不是隨便一家肉舖都能隨時買得到的，是只有在發源地貝里地區才能每天享用的貝里餡餅（le pâté berrichon），當晚還是女主人手工爐烤的呢！法國其他地區只有復活節前後才能在肉舖買到，所以又稱做復活節餡餅（le pâté de Pâques）。為什麼其他地區只有四月復活節前後才製作呢？原來是天主教、基督教在復活節前 40 天是齋戒期（le Carême）不吃肉和蛋，但是母雞春天後還是會下蛋，只好復活節開葷後，把庫存太多的雞蛋和肉做成這道菜。而且蛋代表新生、復甦，就像復活節歐洲各國孩子們在庭院找被藏起來的彩蛋，餡餅內的蛋也要藏在肉餡中。記得那晚貝里餡餅被切開的瞬間，大家都想看是否有蛋的蹤影，期待的目光就如同孩子般！蛋肉的口味組合好香，會一口接一口，再要一片！事隔近一年，在法國初春的四、五月嘗試自己手作這道復活節餡餅（圖六），烤箱飄出肉餡餅香，是貝里的滋味。



圖六：貝里餡餅／復活節餡餅

食譜推薦(3-4 人份)－

準備時間：1 小時；烘焙時間：35~45 分鐘

食材

- 千層派皮或酥脆派皮（pâte feuilletée/ pâte brisée）長方形約 40x20x0.5cm * 2 張〔或圓直徑 40cm*1 張，自裁為二〕
- 豬絞肉（viande hachée de porc）*200g
- 小牛絞肉（viande hachée de veau）*200g〔小牛絞肉可平衡豬絞肉的油脂，但也可單純用豬絞肉 400g〕
- 水煮蛋（œuf cuit dur）*3 顆
- 蛋白－肉餡用（œuf blanc destiné à la farce）*1 顆
- 蛋黃－派皮上色用（œuf jaune pour la dorure）*1 顆
- 蒜末（ail finement hachée）*1 瓣
- 紅蔥頭細丁（échalote émincée）*1 顆
- 香料：鹽巴、黑胡椒、迷迭香、荷蘭芹、肉豆蔻粉（sel, poivre, thym, persil, noix de muscade）*適量
- 〔可略〕料理酒：在地人多用烈酒干邑或雅瑪邑，也可用一般白葡萄酒（cognac/ armagnac/ vin blanc）*5cl

步驟

1. 準備水煮蛋（冷水入蛋蓋鍋大火煮 12 分鐘，放涼再剝蛋殼）。

2. 取一大沙拉碗，放入所有絞肉，加入蒜末、紅蔥頭細丁、迷迭香、荷蘭芹和肉餡用的蛋白，用手攪拌均勻，以鹽巴、黑胡椒、肉豆蔻粉適量調味，最後加入料理酒混合均勻。
3. 取一長型烤盤和兩張長方形派皮（蓋住肉餡那張建議比鋪底那張裁的要寬一點），長型烤盤上鋪一層烘焙紙或矽膠烘焙墊，放上鋪底那一張派皮，將 3/4 肉餡厚厚一層鋪在派皮上，四邊至少留白 1.5cm。
4. 將水煮蛋放在肉餡上，方式有二：（一）在肉餡上用湯匙平均挖三個洞，放入三顆完整水煮蛋；（二）三顆水煮蛋對切，平整面朝下平均放在肉餡上。
5. 把剩下的肉餡平均鋪蓋在水煮蛋上，尤其是蛋之間的空隙，用肉餡把蛋藏起來也可以。
6. 在鋪底那張派皮的四邊留白處薄薄沾抹一點水或殘留的蛋白，取另一張派皮完全覆

蓋住肉餡，將整個餡餅四邊壓緊無縫隙，最後在派皮表面平均刷上蛋黃（刷蛋黃前可以在派皮上用刀背劃幾何圖案），並用餐刀尖戳兩個氣孔。

7. 烤箱預熱 180°C（熱氣對流），烤盤置中放入烘烤 35~45 分鐘，派皮上色程度依個人喜好。搭配蔬菜沙拉享用，熟食當主餐或冷盤當點心皆適宜，每年四月初復活節享用更應景。

食譜參考來源：

<https://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centre-val-de-loire/indre/chateauroux/recette-pate-paques-specialite-du-berry-honneur-1235105.html>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現旅居法國）

米蘭週末藝遊 (上篇)

陳品元

去年十月的米蘭，晴朗且涼爽，天空是帶著暖灰色調的藍。因工作出差有幸造訪，雖然只短暫停留三天卻緊湊而充實。米蘭向來被美稱為時尚之都，各大精品之當季新品必在此地盛大發表，而米蘭時裝週也是走在潮流最前端的藝術家、評論家、模特兒絕不錯過的盛宴，各式各樣的華美衣著與洋溢才華，讓米蘭熠熠生輝。但我在米蘭的三日，卻是連一分鐘都無法在精美的櫥窗前停留，因為我更鐘愛米蘭的古老與神秘，而她驚人的文化瑰寶則讓人目不暇給，時逢達文西誕辰 500 週年，整個歐洲都拿出藝術壓箱寶恭迎盛會，幸運的我多麼開心有機會參與一二！

去年夏日得知獲得被派往北義出差十日的機會，心下雀躍難以言喻，當下甚至興奮到臉都脹紅了，是有著絕美湖景的北義大利，是有著珍稀食材白松露的北義大利，是有著米蘭的北義大利！以往我對米蘭的印象只停留在氣勢磅礴的米蘭大教堂、漫天飛舞的鴿群和衣香鬢影的時尚風采。幸運身處旅遊產業，身邊高手雲集，曾在義大利久居的同事告訴我應該以文化遺產為出發點，參加米蘭一日或兩日有當地導遊解說的旅程，必大有收穫。

她推薦我在 tickyitaly.com 上搜尋相關行程，多方比較後，我決定參加一日行程，包含米蘭大教堂 (Duomo di Milano)、聖毛里奇奧教堂 (San Maurizio al Monastero Maggiore)、L.O.V.E. 雕像、收藏米開朗基羅最後作品的史豐哲城堡 (Sforza Castle) 以及達文西著名大作「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下訂行程付款、收到收據憑證的時候莫名快樂，難怪都說旅途開始前的期待，可能比旅程本身帶來的喜悅更為滿足。

隨著夏日的燥熱褪去，終於迎來期待以久的秋季，結束義大利北部的出差行程後，我從機場搭上接駁巴士直驅米蘭市中心入住青年旅館，即便疲憊，卻掩不住興奮，立刻先到廣場望一望最著名的米蘭大教堂，確實非同凡響！高聳的尖塔長達百米，裝飾精緻的哥德建築風壯麗無比，而在夕陽柔光下又帶有一抹婉約神秘，凝神望著她的外觀，恍惚之間竟有種回到中古世紀的錯覺，周遭現代衣著的我們反倒像錯入時空的過客。縱使歲月如梭，米蘭大教堂的美從未有絲毫減損。

隔天起個大早，前往大型裝置藝術 Needle and Thread 集合，幸運的是天氣晴朗涼爽，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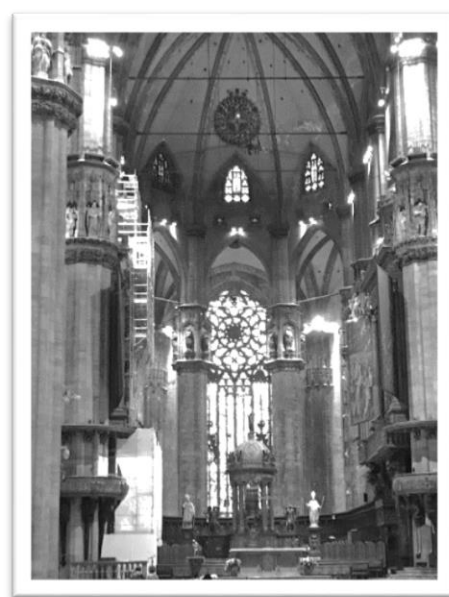
是十月初，已是可以披件皮衣與圍巾帥氣出遊的日子。首站再度來到米蘭大教堂，白日的她更是氣勢磅礴，導遊以一口流利的英語介紹米蘭大教堂的歷史與趣聞，有專業的解說果然能更深入的欣賞米蘭大教堂，例如建築整體以白色大理石建成，政府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清洗教堂外部以免空氣汙染影響外觀；教堂不僅是宗教聚會場所也有彰顯時序運行的功能，例如日光隨著季節更迭變換角度，映照地板上不同星座符號；或是大門上浮雕，據說觸摸耶穌的腳或是另一幅耶穌的手會帶來好運。而導遊也請我們抬頭望向天花板附近的十字裝飾與紅色小燈，據說在紅燈周遭某個隱密小空間內存放著「聖釘」（將耶穌釘上十字架的釘子）！



黃昏的米蘭大教堂



大教堂地板
星座標示



米蘭大教堂內部與上方紅色小燈



米蘭大教堂銅門浮雕

米蘭是個對觀光客相當友好的城市，就連觀光景點都相距不遠。參觀完米蘭大教堂後步行幾分鐘就抵達建於 19 世紀、以義大利統一後第一位國王為名的艾曼紐二世迴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半密封的空間讓行人可以暫時躲避艷陽或暴雨，又能駐足欣賞美麗的建築、盡情瀏覽內部精品商店

如 Prada、Versace 等等。陽光穿過玻璃拱型穹頂，映照著繽紛多彩的馬賽克地磚，據說踏上其中一片金牛圖案並旋轉三圈能夠心想事成，現場許多人圍著金牛圖案就快樂的旋轉起來，笑聲此起彼落，不論傳說是否為真，光是身在此處、被美麗的事物包圍就能使心情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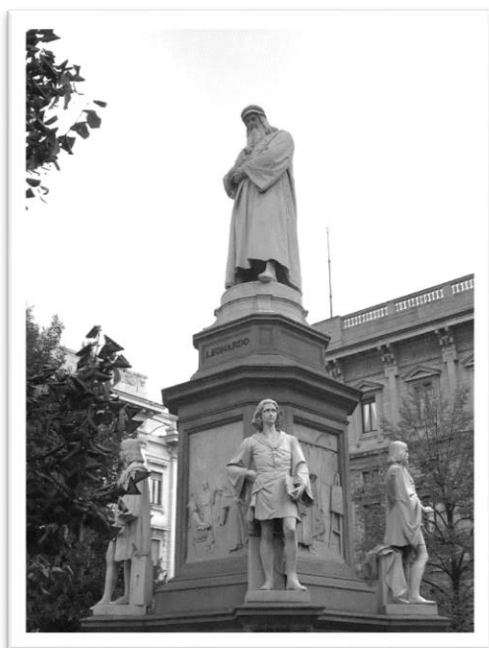
艾曼紐二世迴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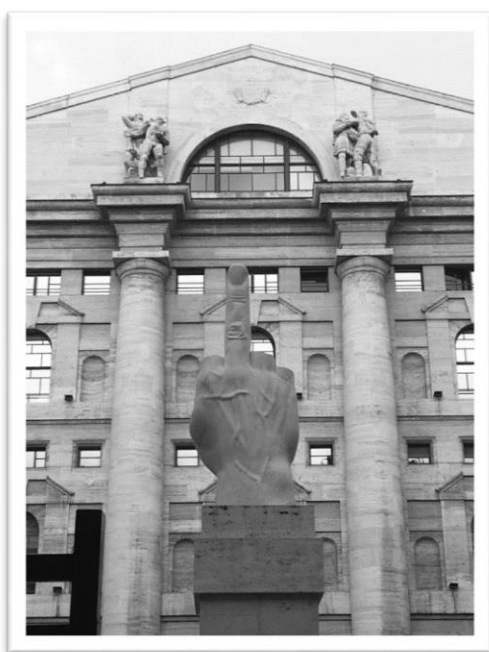
艾曼紐二世迴廊金牛馬賽克地磚

穿過艾曼紐二世迴廊後就是史卡拉劇院，因時間關係我們並未入內參觀，當導遊講著劇院歷史時，我不由自主地分神，細細瞻仰鄰近廣場的達文西雕像。精通一門學科對常人來說已是很大的挑戰，但達文西卻精通繪畫、建築、數學、解剖學、天文學、物理學、光學、力學、土木工程及其他各式學科，這樣的全能天才恐怕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文藝復興該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年代啊！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為這世上留下流傳千古的藝術傑作，而現代的我們只能在他腳下，遙想著當時的盛世風華。離開歌劇院後，我們又步行約十分鐘來到另一個矗立在米蘭證券交易所總部外的著名雕像--L.O.V.E.，這個雕像又名「手指」(Il Dito)，而當這個中指雕像進入眼簾時，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大笑出聲，然後紛紛拿起手機或相機拍照、或互請團員幫忙拍自己跟中指雕像的合照。繞到雕像背面會發現，這個雕像並非一般表達不敬、粗魯、挑釁意味時折起拇指、食指、無名指與小指的姿勢，而是像希特勒舉手禮，卻被切斷中指以外四指的樣貌。有人說，這是創作者卡特蘭 (Maurizio Cattelan) 對於金融及資本主義的不滿，也有人說是想諷刺法西斯主義，但創作者本人卻保持神祕，只說雕像名稱 LOVE 四個字分別是 Libertà 自由、Odio 怨恨、Vendetta 復仇、Eternità 永恆等字首縮寫，至於其中涵義，他說：任憑想像。這種直接、勇於突破藝

術疆界又不失幽默的手法，著實令我傾慕不已！



達文西雕像



L.O.V.E.雕像

一路談笑著各自對手指雕像的看法，導遊示意我們要開始降低音量，因為即將進入被美稱為「米蘭的西斯汀教堂」的聖毛里奇奧教

堂！若不是導遊帶路，還真會不小心錯過，因為她的外觀是清一色灰白色挑高三層建築，樸實的外牆亦無醒目的雕塑。沒想到推開門後別有洞天，立刻被映入眼簾的各式濕壁畫深深震懾，不論是構圖之豐富完整或色彩的豔麗程度，都讓人讚嘆連連，我彷彿成了陶淵明筆下的漁夫，不經意地揭開桃花源的神秘面紗，為這隱蔽於尋常巷弄間的藝術瑰寶驚奇不已。聖毛里奇奧教堂被一面繪滿聖經故事的牆面分成前後兩部分，前半部開放給所有信眾進行禮拜及彌撒，後半部則是專給修女們使用的空間，18世紀時修女們被嚴格禁止走過小門、穿越實牆與常人接觸，只能透過牆上所開的小窗格略知前半部空間內的活動。教堂內部濕壁畫有部分是達文西學徒 Bernardino Luini 的作品，然而最吸引我的並非耶穌或聖毛里奇奧的生平，而是一幅描繪聖經中諾亞方舟故事的畫作，大象、駱駝、長頸鹿等各式動物雙雙走上船隻，但仔細一看，位於畫面正中央偏左的生物竟然是一對獨角獸！不禁讓我想著，究竟獨角獸是不是曾真實存在過？就和龍及鳳凰一樣，若是不曾存在，人們又怎麼能代代相傳、栩栩如生的描繪細節呢？還在腦中轉著這有趣的想法，團員們已隨著導遊穿過實牆來到教堂後半部，果然又是另一番風貌獨具。我特別鍾愛它的天花板，深藍底色襯托著天使與聖像，以白色或金色描繪花邊紋飾，既華麗又不失莊重，一眼

望去甚至帶有天鵝絨布料的質感，令人不禁想要伸手觸摸。可惜因為時間有限無法久待，若是未來有機會，真想在這裡待上一整個下午細細賞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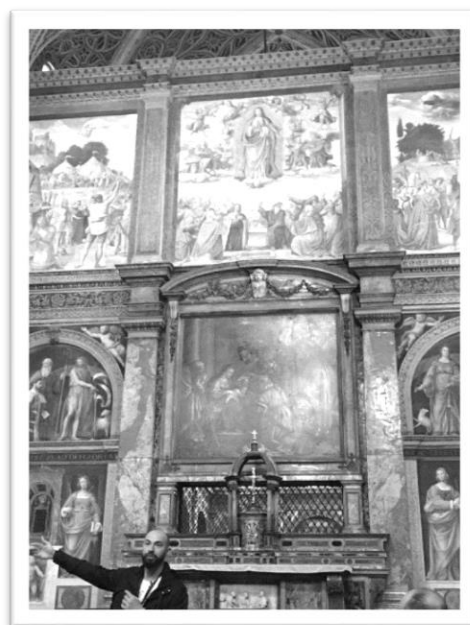


華麗多彩的壁畫



繪有獨角獸的諾亞方舟壁畫

悠閒地用過美味午餐後，我們散步來到史豐哲城堡（Sforza Castle），這個百年來不斷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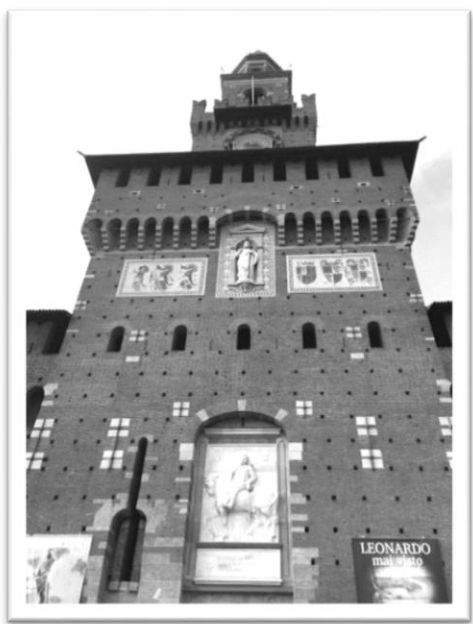
隔開教堂前後空間的實牆



教堂後半部的天花板壁畫

手的防禦城池成回字型，目前作為收藏許多歷史文物的博物館群而成為觀光熱門景點，其中最著名的藏品當屬達文西所繪的木板之廳（Sala delle Asse）與米開朗基羅未完成的雕塑作品了。在報名行程之前我已經知道木板之廳需要另外購票才能進入，原想著或許有機會在自由活動時間一睹其風采，無奈要配合下一行程「最後的晚餐」之入場時間限制，無法在史豐哲城堡多作停留。所幸我們仍有

充足時間欣賞米開朗基羅最後的雕塑作品「隆旦尼尼聖殤」(Rondanini Pietà)，這件未完成的作品僅有耶穌腿部已然接近完整樣貌，而耶穌和聖母的上半身都僅是未經琢磨的雛型。同為米開朗基羅作品，梵蒂岡中的聖殤雕塑是由坐著、神色哀戚的聖母將已然死去的耶穌橫抱在膝上；而隆旦尼尼聖殤這件作品則是站立的聖母由背後環抱著耶穌，由於耶穌也幾乎呈現直立姿勢，也有人說這個雕像中耶穌就像背著聖母一般、想要減輕聖母哀慟。一件未完成的作品留下許多想像空間，我熱愛這種藝術所帶來的無限可能性。



史豐哲城堡

傍晚時分，陽光已由明亮轉為柔和，甚至微微帶點橘金，在這魔幻時刻，我們終於抵達此行的精采壓軸景點：恩寵聖母教堂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準備一睹達文西知名大作「最後的晚餐」(l'ultima cena)！首次認識這



「隆旦尼尼聖殤」(Rondanini Pietà)

部畫作其實是 2004 年左右閱讀丹布朗的小說「達文西密碼」而來，彼時被書中懸疑、驚悚及大量藝術作品背後謎團的情結迷的不能自己，往後達文西密碼被拍成電影後，更是對最後的晚餐有了更進一步的猜測：耶穌左方的約翰，會不會其實是抹大拉的瑪麗亞？構圖是不是暗示了女性崇拜，以及耶穌曾留下子嗣？達文西本人是不是秘密組織的成員之一，他想傳遞後人什麼樣的訊息？從此十幾年，我對「最後的晚餐」心嚮神往，而今終於有機會親眼欣賞，心中的激動難以言喻。由於人潮眾多且有人流管制，我們還是排隊了一會才得以進入展廳。展廳內刻意保持昏暗，僅有少數照明，顯然溫度與濕度也都嚴格控制，雖然一起參觀的人數仍不少，大家卻都不約而同的降低音量，整個空間顯得舒適寧靜。而「最後的晚餐」就在靠近天花板的牆面上，比我

想像的還要巨大（回家查資料發現此作高 4.6 米、寬 8.8 米），導遊說達文西利用透視手法創作，使觀者有房間隨畫面延伸、彷彿與耶穌和門徒一同用餐的錯覺。導遊接著請我們往畫面下方望去，十七世紀時修士們為了進出方便而在牆上開了道門，而破壞了畫中耶穌和門徒的腳部畫作，若是這部分石塊還存留，不知道它流落何方：是回歸塵土？還是在某一個人手上，擁有者又是否知道它的驚人價值？遺失的寶藏，總是我心中最好奇的想像。導遊解說一陣後讓我們自行參觀，我細細的看著「最後的晚餐」，比對門徒聽聞有人即將背叛時的震驚、憤怒、哀傷及驚慌，耶穌的神色卻仍然平和，張開的雙手彰顯他的坦然，而白色牆面、牆上的深棕色掛飾、盡頭窗戶透出的亮光映襯耶穌與眾門徒的淡雅色彩，畫面

色彩配置在穩重中帶著輕柔，讓人不想移開目光，只想永恆的凝望這美麗的傑作！

隨著參觀時間的結束，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展廳，在心中滿是感激：感謝上天創造了達文西這樣的天才、感謝達文西不吝與世人分享他的驚世才華、感謝當時慧眼獨具的資助者們邀請達文西創作、更感謝從古至今努力保存、修復、研究並推廣這些藝術創作的工作者們，讓我得以欣賞、沉浸在眾多文化瑰寶之中，感動得久久不能自己！和導遊與團員道別後，結束美好而充實的一天，隔日，我將繼續走訪米蘭的博物館與著名畫廊，多麼令人期待！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現任職異數風格旅行社。）



恩寵聖母教堂外觀



最後的晚餐

都市叢林中的透明船艦-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王乃立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是路易威登精品品牌下的博物館，位於巴黎的布洛涅森林 (le bois de Boulogne)。初次聽到此座場館名稱時，以為只是一座陳列各時期自家精品設計的 LV 旗艦店，因此興致缺缺，對於他的外觀與功能更是一無所知。然而，2017 年二月初至巴黎自助旅行時，再次搜尋到這個景點，而此次吸引我目光的依然不是場館本身，而是內部的紐約 MoMA 藝術特展。慕名前往參觀後，我彷彿發現了一座世外桃源，隔離了巴黎都會的繁華喧囂，登上了一座位於森林中的船艦，航向另一個世界。整個場館內展示與 LV 本身的商品其實沒有太大關聯，而在建築師 Frank Gehry 的天馬行空創意下，場館的空間設計就足以成為一座美術館，建築本身的特殊設計及周圍的巴黎郊區自然風光即是另一種讓人流連忘返的藝術品。Frank Gehry 為知名的加拿大裔美國建築設計師，其作品遍佈全球且享譽國際，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及捷克跳舞的房子皆來自於他創意，流線的設計讓每座建築都彷彿一直魚，悠遊於城市街道上。2006 年，Frank Gehry 又再度突破建築想像，置入了一艘夢幻的透明船，替這座森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這座大型藝術品不僅成為新的藝

術陳列展區，也提供了欣賞巴黎景色的開闊景觀台，再度活絡了此區塊的觀光。(圖一)



圖一：公園視角的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Frank Gehry 建築特色

Frank Gehry 的建築極具個人特色，現代感的不規則線條以及能反射出陽光的建材，總是在該場地耀眼而不突兀的佇立著。東西名人雜誌的報導作者 Yaya Lin 曾說過：「Frank Gehry 被譽為『建築界的畢卡索』，他是後現代解構主義建築大師。Frank Gehry 打破對稱美和現代藝術的界限，以違反、甚至跳脫物理學定律的失衡，打造圓弧造型、不規則的螺旋，有如旋律般自由躍動的線條設計。」除了「有如旋律般自由躍動的線條設計」，Frank Gehry 的建築還具有一種動物的形象——魚。童年時的 Frank Gehry 都會與奶奶一同到猶太

市場買鯉魚，回家後，他總能將魚放入浴缸並快樂地跟魚玩上一整天。雖然到了隔天祖母都會將「新寵物」變形，鯉魚做成魚丸，成了晚餐（陳佩瑜，2002）。魚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悠遊模樣已成為了 Frank Gehry 記憶中的一環，也給予了情感上難以切割的掛念，也因此在此後的設計中，由於深刻回憶不斷浮現，使得 Frank Gehry 往後的作品中都能看見大波浪狀的律動線條，彷彿一條條擺動著鰭與身體的魚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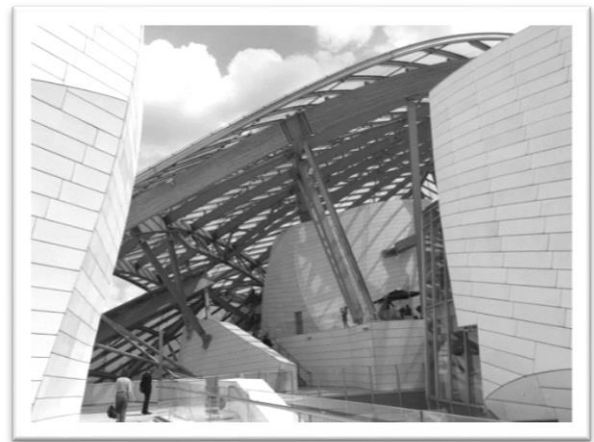
像似/標誌性建築 Iconic Architecture

根據名聲和特殊的象徵/美學意義來定義，適用於建築物，空間和某些建築師本身。標誌性的建築被概念化為跨國的霸權項目資產階級。在全球化時代下，標誌性建築力求轉向或多或少將所有公共空間帶入消費主義空間，而不僅僅是顯而易見的購物中心的情況，但更常見的是在所有文化空間，特別是博物館和體育場館（Sklair, 2010）。路易威登博物館這艘駛入布洛涅森林的船艦，可被歸類為相似性建築，除了提供了新的展示空間外，亦帶入了消費活動，此現象常存在於文化空間。一般藝文空間多半提供普通的咖啡及輕熟食，但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在飲食層面確實地落實了法國人注重飲食的文化態度，設計了名為「Frank」的餐廳之消費空間，讓遊客在室內沈浸於整艘大船與光影間的對話時，也滿足了味蕾上的享受。

再訪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2019 年暑假，二訪巴黎，仍然穩坐心目中第一名的路易威登基金會。

記得去年排隊排了兩次才順利看到 MoMA 展，第一次由於時間已晚又大排長龍，乾脆回家隔天再來。隔天早上來，還是排上了一會兒才進入這艘戰艦。原本預計 2-3 小時的參觀，完全被這本身就是藝術品的建築拉長為一整天。每一個空間都像是個秘密基地，在館內移動到不同樓層時可以搭乘手扶梯，而層層之間長短不一的手扶梯在空間中形成的交錯斜線將我引領至神秘感十足的展示氛圍。



圖二：LV Fondation 露天台

來到露天台時更是別有洞天。此處也是整座場館，最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圖二）我看著半透明的玻璃帷幕，順著光一步一步的踩著階梯往上走。一個不經意便來到了露天台。有著陽光的照耀與自然景色，我被帶到了另一個清新的空間，欣賞著整座巴黎城市的天際線。在這裡可以看見藍天與綠樹，也可以

從玻璃穿插的小角落看見市區的巴黎鐵塔以及 La Défense 的高樓大廈。露天台與其說是一座平面舞台，不如說是一個有層次高低的劇場，參觀者可以從不同樓層、不同角度的入口走進這個劇場。天頂上搭建的玻璃船帆縱橫交錯，讓照進來的日光形成不同暗度的陰影，身處於此像是搭著郵輪的旅客站在甲板上，吹著風眺望遠方城市景色。冬天的露天台吹著刺骨的冷風，一杯熱咖啡的飲用時間是忍受的極限，陽光與藍天都是虛假的裝飾，很美但很不溫暖。夏天的露天台是全場最佳的駐足地點，不再需要咖啡就能夠留下，剛剛好的高度可以吹著微風、欣賞風景，最重要的是，這時候的陽光與藍天恢復了人性，一同慶祝著這個美好時光。

往上走有露天台，而往下走也有另一處設計小巧思：階梯瀑布（圖三）。從外面觀看到建築時，就能見到這個階梯瀑布的樣貌，水面反射著船頭的造型，讓整個場館像是一艘無所畏懼的船艦。不過更加靠近這座瀑布的時機，往往都是在參觀完內部的展覽以及露天台後才會發現這個精巧的場景。暫別了露天台後，我仍捨不得離開這艘船，想要再繼續探險，走過每一道樓梯、看過每一個展間。於是，我便往下走，順勢地來到了瀑布面前。「啊！這是進館前看到的那座瀑布！」發現驚喜的我馬上被水面上的流動閃爍吸引了目光。

去年冬天來訪時，花園關閉，整區只有這艘船艦在呼吸，周圍一片死寂。今年的參觀本



圖三：階梯瀑布

來不在必訪名單內，但受到朋友邀約，又來一次。幸好來了！夏天的 LV Fondation 打破了寂靜，與後面那一大片花園譜出夏季的熱鬧協奏曲。與先前冬天來訪時的景色很不一樣。冬季時的 LV Fondation 是一隻休眠的動物，外界所發生的一切都彷彿與他無關，來參觀的民眾穿著大衣裹著毛巾，只想待在室內好好地看展，對於穿越通往露天台的那道玻璃門興致缺缺。而整座場館就這樣靜靜地被樹木包圍，等待春天。冬天，後面的大花園也是沈默的。只能遠遠地看著無法進入的大原地，想像著一切恢復生機後的熱鬧。再訪，仍然被這些穿插的船帆般的玻璃震懾，彷彿自己正搭著一艘船前往未知航行。我想，不論多少次的參觀，都會被 Frank Gehry 編造的迷宮迷惑住吧。Frank Gehry 曾說：「這艘在樹中間的船的設計旨在『吸引和勾引』。」（Emmanuel de Roux, 2006）因此身在其中時，無時無刻不被此艘船隻震懾住。觀察著玻璃船帆與光影間

的互動，遊客們彷彿身在海上，享受陽光與大海新鮮空氣的水手。Fondation Louis Vuitton 雖建築於陸地上，但展館的不規則設計，讓遊客有身處海上迷宮般的感受。

首次參觀 LV Fondation 是個意外，再訪 LV Fondation 是個插曲。首訪時，發現新天地的我將這裡視為巴黎最棒的景點，再訪時，我帶著兩年前的記憶與驚喜感再度探索這艘船艦，即使已知道其中的輪廓，但細細品味時還是能保有令人意猶未盡的新鮮感。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的綠色海洋

Louis Vuitton Fondation 的後頭是一座充滿生命力的花園：Jardin d'Aclimatation。Jardin d'Aclimatation 最初是拿破崙三世皇帝及其妻子因受到倫敦海德公園的啟發，回到法國後於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所建造的一座大花園，如今已成為一個娛樂休閒場所，有著東方花園、遊樂設施等多項體驗。（圖四）

夏季，踏進花園後就被歡樂的夏季氛圍纏住，久久不能脫身。



圖四：Jardin d'Aclimatation 內的遊樂設施

這座花園很多元，不只是花園草地，還放置了許多遊樂設施、豢養不同動物、甚至還有騎驢騎馬騎駱駝的兒童體驗。離開 LV Fondation 走向綠園地的我，原本只想看看夏天的花園一眼就夠，沒想到這一眼就是兩三個小時。一開始走到玩水區，看見躺椅、小孩、陽光後就毫不猶豫地在這小憩一會兒。所有的小孩都被水柱吸引，瘋狂的在遊樂場狂奔大笑，連包著尿布的小小孩也不例外。家長們放心的讓小孩在裡頭野，當他們不小心跌倒滑倒感覺很痛時，爸媽也只是一派輕鬆的說：「站起來！」這種場景在台灣絕對不會看見。包尿布的小孩只能乖乖坐在娃娃車裡乘涼、跌倒的小孩會馬上被父母抱起撿走關心。所有的法國人都盡情享受夏日，因為這一季一過，又要苦等一年、先是另人憂鬱的最難受 10、11 月、再來是忍受寒風大雪，12 月的聖誕節可以再度拾回歡樂氣氛，然後再等到跨年與春天，才是最讓人期待的夏季。這樣的循環在亞熱帶國家完全無法體驗，整天為伍的大概只有悶熱濕黏與該死的蚊子。坐在躺椅上的我看著眼前歡樂又自然的一切，我想這就是生活吧。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

參考資料

-陳佩瑜（2002）。建築界的畢卡索—法蘭克·蓋瑞 Frank O. Gehry。準建築人手札網站 Forgemind ArchiMedia。

-Yaya Lin (2011)。Frank Gehry 流動的史詩——無界為界。WE PEOPLE 東西名人。

-Emmanuel de Roux. (2006, Oct. 2). Frank Gehry met l'art sous serre pour LVMH. *Le Monde*.

-Sklair, L. (2010). Iconic Architecture and the Culture-ideology of Consumer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7(5): 135-159.

受疫情影響，法國夏令營將步步為營

法國總理菲力普(Edouard Philippe)於 5 月 28 日宣佈，全國各地的夏令營可自 6 月 22 日起接待學生。此消息一出，營隊舉辦單位、剛度過三個月封城生活的家長、兒童及青少年無不鬆了一口氣。政府也將於近日詳細說明夏令營的防疫規定。而主辦機構已提前思考特殊措施，以便在預防病毒傳播的前提下，迎接成群學生到來。

首先，營隊舉辦單位必須在對抗病毒蔓延和讓學生開心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十分堅持夏令營對孩子們而言是放假，是充滿歡樂的時光。」教育連盟(Ligue de l'enseignement)的「全員假期」(Vacances pour tous)部門主任奧立維爾(Johann Olivier)表示。而另一夏令營機構「完美假期」(CGCV, C'est génial comme vacances)的主任蘇朵(Stéphane Suteau)強調：「在學校關閉和春假無法出遊的情況下，重新建立社交生活是學生們的基本需求。」

封城伊始，CGCV 就選擇取消海外營隊，並重新規劃法國境內的夏令營方案，使 2050 位報名的學生仍能順利成行。預計有 8 場夏令營同時舉辦，其中 5 場位在地中海沿岸，時間也由原定的 20 天縮減為 15 天。

不過，人員的配置將和往年大致相同，每場營隊約有 40 名學生參加。床位的安排須保持適當的距離，以符合政府的相關規範。餐飲方面也增加一些防護措施。例如，學生取餐時將採取單一動線前進、並分別設立出入口以確保人員分流；此外，餐桌上的水壺和麵包籃也將暫停供應，以避免重複接觸所增加的感染風險。

然而，究竟參加的學生和工作人員是否應配戴口罩？這將視政府近期內提出的防疫措施而定。至於夏令營主辦單位皆不以口罩為優先防護。「為了營造歡樂的氣氛，在無法保持適當距離的情況下，我們會先選擇透明面罩。」奧立維爾認為。蘇朵則考慮研擬夏令營的進行模式，避免工作人員與孩子們太過靠近。

資料來源：2020 年 6 月 3 日 Le Figaro étudiant (費加洛學生報)；駐法教育組譯稿

《巴黎視野》徵稿啟事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會刊《巴黎視野》(以下簡稱本刊)刊登有關歐洲各國之教育、文化、藝術、政經、觀光、社會現況等主題之研究、社論、報告、札記等文章。本刊目前為每季出刊乙次，詳細出刊日依每期狀況略有調整。

一、來稿格式

來稿須符合本刊撰稿格式，如下：

語言：以中文為限，法文投稿者需附上中文翻譯。

字數：約 3000~6000 字。

附圖：稿件內之圖片請再另存檔案與稿件一併傳送，以確保印刷品質，並請留意圖片版權是否無疑慮。

作者簡介：文末請附上作者簡介，如「本文作者為○○大學○○系教授」或「本文作者畢業於○○學校○○科系，現任職於○○」等。

二、審稿規則

本刊所有來稿於刊載前一律須通過編輯委員審核，審核標準為稿件性質是否符合本刊定位、稿件撰寫之格式是否符合本刊要求，經編輯委員會決審通過後刊載之。

三、著作財產權及其他同意事項

1.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投稿一經本刊同意刊載後，該作者即同意授權由本刊進行紙本印製、數位化等作業，並公開稿件於本刊網站，透過網際網路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使用者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但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得經本刊同意後，將所投稿件納入本人自行出版品。

2.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應保證所投稿件為作者本人原始著作，且未於研討會發表、他處出版或即將出版而保有稿件之完整著作財產權，若稿件曾在其他刊物及研討會、演講場合、學校報告等發表者，應事先告知本刊。

3.投稿者(含所有列名作者)應保證所投之稿件內確無剽竊、捏造數據、對數據做選擇性報導、摻雜他人數據，或使用不可信資料等違反學術著作倫理之情形。

4.所投稿文章若涉及智慧財產權部份(如：圖片、長篇引文或翻譯文字，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

四、投稿方式

來稿請透過電子郵件傳送，郵件內文請書明作者真實姓名、電子信箱、聯絡電話、地址，並將稿件之 word 檔以附加檔案方式傳送至本刊電子信箱：sfpec.moc@gmail.com。

五、稿酬

本刊不以營利為目的，每期發行紙本 200 份與電子報方式贈閱國內外相關人士、國內圖書館、政府機關、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參考，讀者群廣泛，每篇稿件備薄酬 1000 元，於出版後隨同會刊紙本寄送稿費憑證，請作者簽名後回擲(共同作者請推派一人代表簽領)，本刊將於收到稿費憑證後盡速以匯款方式寄出稿費。